



續古文苑卷第九

賜進士及第授通奉大夫山東通省督糧道加三級孫星衍撰

論

驃騎論功論

漢吾丘壽王

驃騎將軍霍去病征匈奴立克勝之功壽王作士大夫之論稱武帝之德曰

士或問於大夫曰側聞強秦之用兵也南不踰五嶺北不渡大河海內愁怨以喪其國漢興六十餘載矣命將帥以抗憤用于戈於四荒南排朱崖北建朔方東越滄海西極河源拓地萬里海內晏然鄙人不識敢問其蹤大夫曰昔秦之得天下也以力而不以德

續苑九

以詐而不以誠內用商鞅李斯之謀外用白起王翦之兵窺閒伺隙既并海內之後以威力為至道以權詐為要術遂非唐笑虞絕滅舊章防禁文學行是古之戮嚴誹謗之誅十餘年遂滂沱而盈溢是故皇天疾滅更命大漢反秦政務在敦厚至今六世可謂富安天子文明四夷向風徒觀朝廷下僚門戶之士謀如涌泉動如駭機皆能安中國吞四夷君臣若茲何慮而不成何征而不尅雖拔泰山填滄海可也

叢書引此論文多刪節

野客

銘論

漢蔡邕

春秋之論銘也曰天子令德諸侯言時計功大夫稱

伐昔肅慎納貢銘之楛矢所謂天子令德者也黃帝
有巾几之法孔甲有槃杆之誠殷湯有甘誓之勒甕
切甕鼎有不顯之銘武王踐祚咨於太師作席机楹
杖雜銘十有八章周廟金人緘口書背銘之以慎言
亦所以勸進人主勗於令德者也昔召公作誥先王
賜朕鼎出於武當曾水呂尚作周太師而封於齊其
功銘於昆吾之冶獲寶鼎於美陽仲山甫有補袞闕
誠百辟之功周禮司勳凡有大功者銘之大常所謂
諸侯言時計功者也宋大夫正考父三命茲益恭而
莫侮其國衛孔悝之祖莊叔隨難漢陽左右獻公衛
國賴之皆銘於鼎晉魏顆獲秦杜回於輔氏銘功於

續苑九

景鍾所謂大夫稱伐者也鍾鼎禮樂之器昭德紀功
以示子孫物不朽者莫不朽於金石故近世以來咸
銘之於碑德非此族不在銘典此文宋人所輯蔡中
郎集闕載故錄之昔
召公巳下十六字德非巳下
八字據文選刻漏銘注引補

辯道論

魏曹植

夫神仙之書道家之言乃云傳說上爲辰尾宿歲星
降下爲東方朔淮南王安誅於淮南而謂之獲道輕
舉鉤弋死於雲陽而謂之尸逝柩空其爲虛妄甚矣
哉中興篤論之士有桓君山者其所著述多善劉子
駿嘗問言人誠能抑嗜欲闔耳目可不衰竭乎時庭
下有一老榆君山指而謂曰此樹無情欲可忍無耳

目可闔然猶枯槁腐朽而子駿乃言可不衰竭非談也君山援榆喻之未是也何者

案此處有脫文

余前爲王莽

典樂大夫樂記云文帝得魏文侯樂人竇公年百八十兩目盲帝奇而問之何所施行對曰臣年十三而失明父母哀其不及事教臣鼓琴臣不能導引不知壽得何力君山論之曰頗得少盲專一內視精不外鑒之助也先難子駿以內視無益退論竇公便以不

外鑒證之吾未見其定論也君山又曰方士有董仲

君有罪繫獄佯死數日目陷蟲出死而復生然後竟

死生之必死君子所達夫何喻乎夫至神不過天地

不能使蟄蟲夏逝震雷冬發時變則物動氣移而事

應彼仲君乃能藏其氣尸其體爛其膚出其蟲無乃

大怪乎

辨上見世有方士吾王恣所招致甘陵有甘

始廬江有左慈陽城有郝儉始能行氣導引慈曉房

中之術儉善辟穀悉號三百歲本所以集之於魏國

者誠恐斯人之徒挾姦宄以欺衆行妖隱以惑民故

聚而禁之也

此六字依辨正論補

豈復欲觀神仙於瀛洲求安

期於海島釋金輅而履雲輿棄六驥而美飛龍哉自

家王與太子及余兄弟咸以爲調笑不信之矣然始

等知上遇之有恒奉不過於員吏賞不加於無功海

島難得而遊六絃難得而佩終不敢進虛誕之言出

非常之語余嘗試郝儉絕穀百日躬與之寢處行步

起居自若也。夫人不食七日則死，而儉乃如是。然不必益壽，可以療疾而不憚饑饉焉。左慈善修房內之術，差可終命，然自非有志至精，莫能行也。甘始者，老而有少容，自諸術士咸共歸之，然始辭繁寡實，頗有怪言。余嘗辟左右獨與之談，問其所行，溫顏以誘之。美辭以導之，始語余：吾本師姓韓，字世雄，嘗與師於南海，作金前後數四，投數萬斤金於海。又言諸梁時，西域胡來獻香罽腰帶，割玉刀，時悔不取也。又言車師之西國，兒生擘背出脾，欲其食少而怒行也。又言取鯉魚五寸一雙，含其一以藥，俱投沸膏中，有藥者奮尾鼓鰓，游行沈浮，有若處淵，其一者已熟而可噉。

續苑九

四

余時問言率可試，不言是藥去此逾萬里，當出塞始不自行，不能得也。言不盡於此，頗難悉載，故粗舉其巨怪者。始若遭秦始皇漢武帝，則復為徐市欒大之徒也。自世有方士至桀紂殊世而齊惡姦人異代而

此見三國志注

等偽乃如此耶。又世虛然有仙人之說，仙人者黨狻

援之屬與，世人得道化為仙人乎。夫雉入海為蛤，鷲入海為蜃，當其徘徊其翼，差池其羽，猶自識也。忽然自投神化體變，乃更與龜鼈為羣，豈復自識翔林薄，巢垣屋之娛乎。牛哀病而為虎，逢其兄而噬之，若此者何貴於變化耶。已上見辨正論牛哀以下卅一夫帝者位殊萬國，富有天下，威尊彰明，齊光日月，宮殿

闕庭焜耀紫微何顧乎王母之宮崑崙之域哉夫三
鳥被致不如百官之美也素女常娥不若椒房之麗
也雲衣雨裳不若黼黻之飾也駕螭載霓不若乘輿
之盛也瓊蕊玉華不若玉圭之潔也而顧為匹夫所
罔納虛妄之辭信眩惑之說隆禮以招弗臣傾產以
供虛求散王爵以榮之清閑館以居之經年累稔終
無一驗或歿於沙丘或崩於五柞臨時此十一字依辨正論補
雖復誅其身滅其族紛然足為天下一笑矣若夫元
黃所以娛目鏗鏘所以聳耳媛妃所以紹先芻豢所
以悅口也何以甘無味之味聽無聲之樂觀無采之
色也自夫帝者位殊萬國至此見曹植集然壽命長短骨體強劣各有

續苑九

少

人焉善養者終之勞擾者半之虛用者天之其斯之
謂矣已上見辨正論又廣宏明集所載取諸法琳皆
刪節不完今合三國志注及宋人所輯本集詞
定又陳子良注引陳思王釋疑論昔堯舜禹湯文武云云抱
朴子內篇引陳思王釋疑論云云皆非此篇文今不
入取

刑禮論

魏丁儀

天垂象聖人則之天之為歲也先春而後秋君之為
治也先禮而後刑春以生長為德秋以殺戮為功禮
以教訓為美刑以威嚴為用故先生而後殺天之為
歲也先教而後罰君之為治也天不以久遠更其春
冬而人得以古今改其禮刑哉太古之世民故質樸
質樸之民宜其易化是以中古之君子或結繩以治

或象刑惟明。夏后肉辟，民轉姦詐，刑彌滋繁，禮亦如之。由斯言之，古之刑省，禮亦宜畧。今所論辨，雖出傳記之前，夫流東源，不得西景，正形不得傾自然之勢也。後世禮刑俱失於前，先後之宜，故自有常。今夫先刑者用其末也，由禮禁未然之前，謂難明之禮，古人不能行也。按如所云，禮嫂叔不親之屬也，非太古之禮也。所云禮者，豈此也哉？古者民少而獸多，未有所爭，民無患，則無所思，故未有君焉。後民禍多，強暴弱，於是有賢人焉，平其多少，均其有無，推逸取勞，以身先之，民獲其利，歸而樂之，樂之得為君焉。夫刑之記君也，精具筋力，民畏其強，而不敢校，得為君也。恐上古未具刑罪之品，設逋亡之法，懼彼為我，而以勇力侵暴於己，能與則校，不能歸奉之明矣。直上古之時，賊耳，非所謂君也。上古雖質，宜所以為君，會當先別男女，定夫婦，分土地，班食物，此先以禮也。夫婦定而後禁淫焉，萬物正而後止竊焉，此後刑也。

續苑九

七

周成漢昭論

魏丁儀

成王昭帝俱以襁褓之幼，託於冢宰，流言讒興，此其艱險相似者也。夫以發金滕，然後垂泣，與計日力，便覺詐書，明之遲速，既有差矣。且叔父兄子，非相嫌之處，異姓君臣，非相信之地，霍光罹人謗而不出，周公賴天變而得入，推此數者，齊本而論末，計重而況輕。

漢昭之優周成甚明者也。成王秀而獲寶，其美在終。昭帝苗而未秀，其得在始，必不得已。未論二主，余與夫始者。案魏文陳思皆有此論，魏文與漢昭而陳思不然，正禮此篇蓋應教之作也。

韓白論

魏何晏

此兩將者，殆蚩尤之敵對，開闢所希有也。何者？勝或曰白起功多，前史以爲出奇無窮，欲窺蒼海，白起爲勝。若夫韓信斷幡以覆軍，拔旗以流血，其以取勝，非復人力也，亦可謂奇之又奇者哉。白起破趙軍，詐奔而斷其糧道，取勝之術皆此類也。所謂可奇於不奇之間矣。安得比其奇之又奇者哉。

自然好學論

魏張遼叔

續苑九

七

夫喜怒哀樂，愛惡欲懼，人之有也。得意則喜，見犯則怒，乖離則哀，聽和則樂。生育則愛，違好則惡，飢則欲食，逼則欲懼。凡此八者，不教而能。若論所云，即自然也。腥臊未化，飲血茹毛，以充其虛，食之始也。茹之火齊，糝以蘭橘，雖所未嘗，嘗必美之。適於口也。蕢桴土鼓，撫腹而吟，足之蹈之，以娛其喜，樂之質也。加之管絃，雜以羽毛，雖所未聽，察之必樂，當其心也。民生也直，聚而勿教，肆心觸意，人情必發，喜必欲與，怒必欲罰，無爪牙以奮其威，無爵賞以稱其惠，愛無以奉，惡不能去。有言之曰：苴竹管蒯，所以表哀；溝池嶮岨，所以寬懼。弦木剡金，所以解憤；豐財殖貨，所以施與。苟

有肺腸誰不忻然貌悅心釋哉尚何假於食膽蜚而嗜菖蒲菹也且晝坐夜寢明作闇息天道之常人所服習在於幽室之中覩烝燭之光雖不教告亦皎然喜於所見也不以向有白日與比朱門旦則復曉不揭此明而減其歡也況以長夜之冥得照太陽情變鬱陶而發其蒙也故以為雖事以未來而情以本應即使六藝紛華名利雜詭計而後學亦無損於有自然之好也

宅無吉凶攝生論

魏無名氏

夫善求壽强者必先知災疾之所自來然後其至可防也禍起於此為防於彼則禍無自瘳矣世有安宅

續苑九

八

葬埋陰陽度數刑德之忌是何所生乎不見性命不知禍福也不見故妄求不知故干幸是以善執生者見性命之所宜知禍福之所來故求之實而防之信夫多飲而走則為澹支數行而風則為癘毒久居於濕則要疾偏苦好內不怠則昏喪文房若此之類災之所以來壽之所以去也而掘基築宅費日苦身以求之疾生於形而治加於土木是疾無瘳矣詩曰愷悌君子求福不回者匪避誹謗而為義然也蓋知回匪所求福也故壽強專氣致柔少私寡欲直行情性之所宜而合於養生之正度求之於懷抱之內而得之矣嘗有不知蠶者出口動手皆為忌崇不得蠶絲

滋甚。爲忌崇滋多。猶自以犯之也。有教之知蠶者。其顯於桑。火寒暑燥濕也。於是百忌自息。而利十倍。何者。先不知所以然。故忌崇之情繁。後知所以然。故求之術正。故忌崇生於不知。使知性。猶知蠶。則忌崇無所立矣。多食不消。含黃丸。而筮祝譴崇。或從乞胡求福者。凡人皆所笑之。何者。以智能達。其無禍也。故忌崇舉生於不知。由知者言之。皆乞胡也。設爲三公之宅。而令愚民居之。必不爲三公可知也。夫壽天之不可求。甚於貴賤。然則擇百年之宮。而望殤子之壽。孤逆魁岡。以速彭祖之夭。必不幾矣。或曰。愚民必不得久居公侯宅。然則果無宅也。是性命自然。不可求矣。有賊方至。不疾逃。獨安須臾。遂爲所虜。然則避禍趣福。無過緣理。避賊之理。莫如速逃。則斯善矣。養生之道。莫如先知。則爲盡矣。夫避賊宜速。章章然。故中人不難覩。避禍之理。冥冥然。故明者不易見。其於理動。不可要求。一也。孔子有疾。醫曰。子居處適也。飲食樂也。有疾。天也。醫焉能事。是以知命不憂。原始反終。遂知死生之說。夫時日譴崇。古之盛王無之。而季王之所好聽也。制壽宮而得天短。求百男而無立嗣。必占不啓之陵。而陵不宿草。何者。高臺深宮。以隔寒暑。靡色厚味。以毒其精。亡之於實。而求之於虛。故性命不遂也。或曰。所問之師不工。則天下無工師矣。夫一

棲之雞一欄之羊賓至而有死者豈居異哉故命有制也知命者則不滯於俗矣若許負之相條侯英布之黥而後王彭祖七百殤子之夭是皆性命也若相宅質居自東徂西而得反此是滅性命之宜孔子登東山而小魯登泰山而小天下立高丘而觀居民則知曰東西非禍福矣若乃忘地道之爽塏而立制於帷墻則所見滋褊從達者觀之則夫乾確然示人易矣夫坤隤然示人簡矣天地易簡而懼以細苛是更所以爲逆也是以君子奉天明而事地察世之工師占成居則驗使造新則無徵世人多其占舊因求其造新是見舟之行於水而欲推之於陸是不明數也

續苑九

十一

夫舊斷之理猶卜筮也夫鑿龜數筮可以知吉凶然不能爲吉凶何者吉凶可知而不可爲也夫先筮吉卦而後名之無福猶先築利宅而後居之無報也占舊居以謹崇則可安新居以求福則不可則猶卜筮之說耳俗有裁衣種穀皆擇日衣者傷寒種者失澤凡火流寒至則授衣時雨旣降則當下種賊方至則當疾走今舍實趣虛故三患隨至凡以忌崇治家者求福而其極皆貧故有知星宿衣不覆之諺古言無虛不可不察也

釋難宅無吉凶攝生論

魏無名氏

易曰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孝經曰爲之宗廟以

鬼享之。其立本有如此者。子貢稱性與天道不可得聞。仲由問神而夫子不荅。其抑末有如彼者。是何也。茲所謂明有禮樂幽有鬼神。人謀鬼謀以成天下之亶亶也。是以墨翟著明鬼之篇。董無心設難墨之說。二賢之言俱不免於殊途而兩惑。是何也。夫甚有之則愚甚。無之則誕。故二子者皆偏辭也。子之言神將爲彼耶。唯吾亦不敢明也。夫私神立則公神廢。邪忌設則正忌喪。宅墓占則家道苦。背向繁則妖心興。子之言神其爲此乎。則唯吾之所疾爭也。苟大獲其類不患微細。是以見餅冰而知天下之寒。察旋機而得日月之動。足下細蠶種之說。因忽而不察。是噎溺未

續苑九

十一

知所在。亦莫辨有舟稼也。夫命者所稟之分也。信順者成命之理也。故曰君子修身以俟命。知命者不立於巖墻之下。何者是天遂之實也。猶食非命而命必胥食。故然矣。若吾論曰居怠行逆不能令彭祖夭。則足下舉信順之難是也。論之所說信順既修。則宅葬無實。故譬之壽宮無益殤子耳。足下不云殤子以宅延彭祖。亦以宅壽壽夭之說。使之灼然。若信順之遂期怠逆之天性。而徒曰天下或有能說之者。子而不言。誰與能之。夫多食傷性。良藥已病。相之所一也。誣彼實此。非所以相證也。夫壽夭不可求之宅。而得之和。故論有不知之。足下忽於意而責於文。抑不本

矣。難曰：唐虞之世，命何同延，長平之卒，命何同短。今論命者，當辨有無，無疑衆寡也。苟一人有命，千萬皆一也。若使此不係命，將係宅耶？則唐虞之世，宅何同吉，長平之卒，居何同凶，亦復吾之所疑也。難曰：事之在外，而能爲害者，不以數盡。單豹恃內而有虎，按足下之言，是豹忘所宜懼，與懼所宜忘，故張毅修表，亦有內熱之禍，雖內外不同，鈞其非和一曙失之，終身弗復，是亦虎隨其後矣。夫謹於邪者，慢於正，詳於宅者，畧於和，走以爲先，亦非齊於所稱也。今足下廣之，望之久矣。元亨利貞，卜之吉繇，隆準龍顏，公侯之相者，以其數所遇，而形自然，不可爲也。使準顏可假，則無相繇吉，可爲則無卜矣。今設爲吉宅，而幸福報，譬之無以異，假顏準而望公侯也。是以子陽鏤掌，巨君運魁，咸無益於敗亡，故吾以無故而居者，可占，何惑象數之理也。設吉而後居者，不可，則何假爲之說也。然則非宅制人，人實徵宅耶？其無宅也，似未思其本耳。獵夫從林，其所遇者，或禽或虎，遇禽所吉，遇虎所凶，而虎也善，卜可以知之耳。是故知吉凶，非爲吉凶也。故其稱曰：無遠近幽深，遂知來物，不曰遂爲來物矣。然亦卜之，蓋盡理所以成相命者也。至乎卜世與年，則無益於周錄矣。若地之吉凶，有虎禽之類，然此地苟惡，則當所往皆凶，不得以西東有異，背向不同。

宮姓無害。商則爲災。福德則吉。至刑禍則凶來也。故詩云。築室百堵。西南其戶。古之營居。宗廟爲先。廡庫次之。居室爲後。緣人理以從事。以此議之。即知無太歲刑德也。若修古無違。亦宜吾論。如無所。不知誰從。難曰。不謂吉宅能獨成福。猶夫良農。旣懷善藝。又擇沃土。復加耘耔。乃有盈倉之報。此言當哉。誠三者能修。則農事畢矣。若或盡以邪用。求之於虛。則宋人所謂予助苗長。敗農之道也。今以冢宅喻此。宜何比耶。爲樹藝乎。爲耘耔也。若三者有比。則請事後說。若其無徵。則愈見其誣矣。今卜相有徵如彼。冢宅無驗如此。非所以相半也。按書。周公有請命之事。仲尼非子路之禱。今鈞聖而鈞疾。何是非不同也。故知臣子之心。盡斯心而已。所謂禮爲情貌者。故於臣弟。則周公請命。親其身。則尼父不禱。足下圖宅。將爲禮也。其爲實也。爲禮則事異於古。爲實則未聞顯理。如是未得吾所以爲遺。而足下失所願矣。至於時日。先王所以誠不怠。而勸從事耳。俗之時日。順妖忌而逆事理。時名雖同。其用適反。以三賢校君。愈見其合。未知所異也。難曰。智之所知。未若所不知者衆。此較通世之常滯也。然智所不知。不可以妄求。智所能知。惡其以學哉。故古之君子。修身擇術。成性存存。自盡焉而已矣。今據足下所言。在所知耶。則可辨也。所不知耶。則

妄求也。二者宜有一於此矣。夫小知不及大知。故乃反於有。無爲有者。亦螻蛄矣。子尤吾之驗於所齊。吾亦懼子遊非其域。儻有忘歸之累也。

論嫁娶時月

晉束皙

春秋二百四十年。魯女出嫁。夫人來歸。大夫逆女。天王娶后。自正月至十二月。悉不以得時失時爲貶褒。何限於仲春。季秋以相非哉。夫春秋舉秋臺之善。貶纖介之惡。故春狩於郎。書時禮也。夏城中丘。書不時也。此人閒小事。猶書得時失時。況婚姻人倫。端始禮之大者。不譏得時失時。不善者耶。若婚姻。季秋期。盡仲春。則隱二年冬十月。夏之八月。未及季秋。伯姬歸。

續苑九

十九

於紀。周之季春。夏之正月也。桓九年。春季。姜歸於京師。莊二十五年六月。夏之四月也。已過仲春。伯姬歸於杞。或出盛時之前。或在期盡之後。而經無貶文。三傳不譏。何哉。凡詩人之興。取義繁廣。或舉譬類。或稱所見。不必皆可以定時候也。又按桃夭篇序。美婚姻以時。蓋謂盛壯之時。而非日月之時。故灼灼其華。喻以盛壯。非謂嫁娶當用桃夭之月。其次章云。其葉蓁蓁。有實其實。之子于歸。此豈在仲春之月乎。又標梅三章。注曰。夏之向晚。迨冰未泮。正月以前。草蟲嚶嚶。末秋之時。或言嫁娶。或美男女及時。然詠各異矣。周禮以仲春會男女之無夫家者。蓋一切相配合之時。

而非常人之節。曲禮曰：男女非有行媒，不相知名。故日月以告君，齋戒以告鬼神。若萬民必在仲春，則其日月有常，不得前却。何復日月以告君乎？夫冠婚筭嫁，男女之節，冠以二十為限，而無春秋之期，筭以嫁而設，不以日月為斷。何獨嫁娶當繫以時月乎？王肅云：婚姻始於季秋，止於仲春，不言春不可以嫁也。而馬昭多引春秋之證，以為反詩於難錯矣。兩家俱失，義皆不通。通年聽婚，蓋古之制也。

論天

晉劉智

凡含天地之氣而生者，人其最貴，而有靈智者也。是以動作云為，皆應天地之象。古先聖王，觀靈曜造算

續苑九

十

數準辰極，制渾儀，原性理，考徵祥，贊其幽義，而作歷術焉。渾儀象天之圓體，以含地方，輪轉周匝，在二端中，其可見者，極星是也。謂之行極，在南者在地下，不見，故古人不名。陰陽對合，為羣生父母，精象在下，五星具於上，共成天地之功也。則日月為政，五星為緯，天以七紀，七曜是也。行極不過為眾星之君，命政指授以斗建時，斗有七星，與曜同精，而布節氣於下者也。晦朔分於東西，消息辨於南北，取以定四方，天地配合，方氣有常，天以七紀，方修其政，故方有七宿，二十八星是也。於是天有常度，日月成象，眾星有官，分方物有體類，在朝象官，在野象物，在人象事，理自然。

也。衆星定位。七曜錯行。盈縮有期。節故歷數立焉。日
太陽也。施溫萬物。生施光則陰以明。衆所稟爲倡。先
者也。君尊之象也。月太陰也。稟照於陽。虧盈隨時。有
所稟受。臣卑之道也。五星象五常。託四時成五事。舊
說曰。譬猶火也。月譬猶水也。火則施光。水則含景。故
月光生於日。當日則明光盈。近日則明滅。然則月之
清象在前矣。又曰。當其衝月食者。陰性毀損。不受光
也。君臣不等。強日月不等。明陰在於上。不自抑損。陽
必侵之。望在交度。其應必食。故詩云。彼月而食。則維
其常道。勢然也。侵甚則既。臣之象也。日尊君象也。月
卑臣象也。晦朔之會。交則同道。同道則形相蔽。天道

續苑九

十九

前爲尊。臣由臣道。雖度相值。月不掩日。卑下尊也。不
由臣道。月掩日體。卑凌尊也。是故太平之時。交而不
食。尊卑道順。或問曰。舊說云。依太平御覽二引劉智
正額頊造渾儀。占經此下衍以其說云四字依黃
帝爲蓋天。蓋天以天象笠。極在其中。日月以遠近爲
晦明。渾儀以天裹地。地載於氣。天以迴轉。而日月出
入以爲晦明。二說誰其得之。劉智曰。蓋天之論謬矣。
以春秋二分。日出卯入酉。若天象車蓋。極在其中。日
月星辰。迴遠則藏。二分之時。當晝短夜長。今以漏刻
數之。則晝夜分等。以日出入効之。則出卯入酉。此蓋
天之說。不通之驗也。然此二器。皆古之所制。但傳說

義者失其用耳。昔者聖王治曆明時，作圓蓋以圖列宿，極在於中，回之以見天象，分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以定日數。日行於星紀，轉回右行，故圓規之以爲日行道，欲明其四時所在，故於春也則以青爲道，於夏也則以赤爲道，於秋也則以白爲道，於冬也則以黑爲道。四季之末各十八日，則以黃爲道。蓋圖已定，仰觀雖明，而案自分三百六十五度至此九十補未可正昏明，分晝夜，故作渾儀以象天體，亦以極爲中，而朱規爲赤遊，周環去極九十一度有奇。考日所行，冬夏去極遠近不同，故復畫爲黃道，夏至去極近，冬至去極遠，二分之際，交於赤道，二道有表裏，以

續苑九

十七

定宿度之進退，爲術乃密。至漢順帝時，南陽張衡考定進退，靈帝時，太山劉洪步月遲疾，自此之後，天驗愈詳。自司馬遷、劉向、劉歆、楊雄、賈逵、張衡、蔡氏、劉洪、鄭元，此九君者，不但於算步，皆博索沈綜，才思宏遠，而不合論渾蓋之用，明定日行四時之道，雖或精考，雅有所得，亦或出必失其本旨，人之不同，處意各異，道之難盡，致於斯矣。或問曰：古歷論月食，或云陰損，則不受明，或云闇虛所在，值月則月食，值星則星亡，今子不從，何也？劉智曰：言闇虛者，以爲當日之衝，地體之蔭，日光不至，謂之闇虛。凡光之所照，光體小於所蔽，則大於本質，今日以千里之徑，而地體蔽之，則

闇虛之蔭將過半天。星亡月毀。豈但交會之閒而已哉。由此言之。陰不受明。近得之矣。又問曰。若如所論。必有大蔭。月在日衝。何由有明。劉智曰。夫陰含陽而明。不待陽光明照之也。陰陽相應。清者受光。寒者受溫。無門而通。雖遠相應。是故觸石而流出者。水氣之通也。相嚮而相反。無遠不至。無隔能塞者。至清之質。承陽之光。以天之圓。面向相背。側立不同。光魄之理也。陰陽相承。彼隆此衰。是故日月有爭明。日微則晝月見。若但以形光相照。無相引受之氣。則當陽隆乃陰明。陰陽衰則陰明衰。二者之異。無由生矣。梁隋書經籍志

正（續）四卷晉太常劉智撰以御覽所引一條證之此論當出彼也

續苑九

十一

許巢論

晉石崇

客有問於余曰。昔許由巢父。距堯之讓。逍遙颺神。竇己遺世。司馬遷以假託之言。必無此實。竊以為然。余荅之曰。是何言歟。蓋聞聖人在位。則羣材必舉。官才任能。輕重允宜。大任已備。則不抑大材。使居小位。小材已極其分。則不以積久而令處過材之位。然則稷播嘉穀。契敷五教。臯陶夔龍。各已授職。其聯屬之官。必得其材。則必不重載兼置。斯可知也。巢許則元凱之儔。大位已充。則宜敦廉讓。以厲俗。崇無為以化世。然後動靜之教備。隱顯之功著。故能成巍巍之化。民莫能名。將何疑焉。

言

案此下舊衍盡意論

晉歐陽建

有雷同君子問於達衆先生曰世之論者以爲言不盡意由來尚矣。至乎通才達識咸以爲然。若夫蔣公之論眸子鍾傳之言才性莫不引此爲談證。而先生以爲不然。何哉。先生曰夫天不言而四時行焉。聖人不言而鑒識存焉。形不待名而方圓已著。色不俟稱而黑白以彰。然則名之於物無施者也。言之於理無爲者也。而古今務於正名。聖賢不能去言。其故何也。誠以理得於心。非言不暢。物定於彼。非名不辯。言不暢心則無以相接。名不辯物則鑒識不顯。鑒識顯而名品殊。言稱接而情志暢。原其所以本其所由。非物有自然之名。理有必定之稱也。欲辯其實則殊其名。欲宣其志則立其稱。名逐物而遷。言因理而變。此猶聲發響應。形存影附。不得相與爲二。苟其不二。則無不盡。吾故以爲盡矣。

續苑九

十九

著龜論

晉庾闡

闡

夫物生而後有象。有象而後有數。有數而後吉凶存焉。著者尋數之主。非神明之所存。龜者啓兆之質。非靈照之所生。何以明之。夫求物於閭室。夜鑿者得之。無夜鑿之朗。又以火得之。得之功同也。致功之迹異也。不可見目。因火鑿。便謂火爲目。神憑著通。又謂著爲神也。由此言之。神明之道。則大賢之閭室。著龜之

用豈非顏子之龍燭耶。著龜之運亦所以感興卦兆。求通逆數。又非爻象之體。擬議之極者也。安得超登仙而含靈獨備哉。且殊方之上。或責象草木。或取類瓦石。而吉凶之應。不異著龜。此為神道之主。自有妙會。不由形器。尋理之器。或因他方。不繫著龜。然經有天生神物。下載圓神之說。言者所由也。直稱神之美。以及其迹。亦猶筌雖得魚。筌非魚也。蹄雖得兔。蹄非兔也。是以象以求妙。妙得則象忘。著以求神。神窮則著廢。

安天論

晉虞喜

太史令陳季胄

案隋太史令陳苗也

以先賢制木為儀

續苑九

十

名曰渾天。闕言天體者三家。渾蓋之說具存。而宣夜之法絕滅。有意續之而未遑也。近見姚元道造昕天論。又覩族祖河閒相立穹天論。鄙意多嫌。喜以為天高窮於無窮。地深測於不測。天確乎在上。有常安之形。地魄焉在下。有居靜之體。當相覆冒。方則俱方。圓則俱圓。無方圓不同之義也。其光曜布列。各自運行。猶江海之有潮汐。萬品之有行藏也。渾蓋之家。依易立說云。天運無窮。或謂渾然包地。或謂渾然而蓋天。愚謂若必天裹地。似卵含黃。則地是天中一物。聖人何別為名。而配天平。古之遺語。日月行於飛谷。謂在地中也。不聞列星復流於地。又飛谷一道。何以容此。

且谷有水體。日爲火精。冰炭不共器。得毋傷日之明乎。此蓋天所以爲臣難也。或難曰。周禮有方圓之丘祭天地。則知乾坤有方圓體也。荅曰。郊祭大報天而主日配月。月形圓。圓丘似之。非天體也。祭方者別之於天。尊卑異位。何足怪哉。周髀之術。多是蓋天。蓋天雖與渾異。而星辰有常數。今陳氏見髀上冠周。因言周渾。周髀宣夜。或人姓名。猶星家有甘石也。蓋天之體轉四方。地卑不動。天周其上。故云周髀宣明也。夜幽也。幽明之數。其術兼之。故云宣夜。但無師說。不知其術如何。太平御覽二自天高窮於無窮至萬品之及但無師說二有行藏也參用晉隋二書天文志夜幽也

續苑九

廿

附四家論天

蓋天

天員如張蓋。地方如碁局。天旁轉如推磨而左行。日月右行。隨天左轉。故日月實東行。而天牽之以西。沒譬之於蟻行磨石之上。磨左旋而蟻右去。磨疾而蟻遲。故不得不隨磨以左迴焉。天形南高而北下。日出高。故見日入下。故不見。天之居如倚蓋。故極在人北。是其證也。極在天之中。而今在人北。所以知天之形如倚蓋也。日朝出陽中。暮入陰中。陰氣暗冥。故沒不見也。夏時陽氣多。陰氣少。陽氣光明。與日同輝。故日出即見。無蔽之者。故夏日長。

也。冬，天陰氣多，陽氣少，陰氣暗冥，掩日之光，雖出猶陰不見，故冬日短也。晉天文志引周禮家隋志同。

宣夜

天了無質，仰而瞻之，高遠無極，眼眇精絕，故蒼蒼然也。譬之旁望遠道之黃山，而皆青，俯察千仞之深谷而窈黑，夫青非真色，而黑非有體也。日月衆星自然浮生虛空之中，其行其止，皆須氣焉。是以七曜或逝或往，或順或逆，伏見無常，進退不同，由乎無所根繫，故各異也。故辰極常居其所，而北斗不與衆星西沒也。志同上。隋攝提填星，御覽二引此四字作七曜。字皆東行，日行一度，月行十三度，遲疾任情，其無

續苑九

廿一

所繫著可知矣。若綴附天體，不得爾也。晉書天文志云：宣夜

之書亡。唯漢秘書郎郝萌記先師相傳宣夜說云：云與太平御覽引抱朴子器同。蓋晉書取於葛稚

也。

吳姚信昕天論隋經籍志梁有昕天論一卷

天北高南下，若車之軒，若使天裹地，如卵含雞，地何所倚立而自安固？若有四維柱石，則天之運轉將以相害，使無四維，因水勢以浮，則非立性也。若天經地行於水中，則日月星辰之行將不得其性，是以兩地之說，下地則上地之根也。天行乎兩地之間矣。人爲靈蟲，形最似天，今地形立於下，天象運乎上，譬如人顛前多臨背，而項不能覆背，近取

諸身故知天體南低入地北則偏高也嘗覽漢書
云冬至日在牽牛去極遠夏至日在東井去極近
冬至極低天運近南故日去人遠斗去人近北天
氣至故冰寒也夏至極起天運近北故斗去人遠
日去人近南天氣至故蒸熱也極之高時日所行
地中淺故夜短天去地高故晝長極之低時日所
行地中深故夜長天去地淺故晝短然則天行
寒依於渾夏依於蓋也太平御覽二天北高南下
蟲二語參用晉書天文志嘗覽漢書天
文志已下廿三字參用宋書天文志

晉虞聳

引作曷

穹天論

天形穹隆如雞子幕其際周接四海之表

御覽二

續苑九

十一

而冒地之表

浮於元氣之上譬如覆奩鏡象通以抑水

而不沒者氣充其中故也日繞辰極沒西而還東
不出入地中天之有極猶蓋之有斗也天北下於
地三十度極之傾在地卯酉之北亦三十度人在
卯酉之南十餘萬里故斗極之下不為地中當對
天地卯酉之位耳日行黃道繞極極北去黃道百
一十五度南去黃道六十七度二至之所舍以為
長短也晉隋二書
天文志

書論

晉王羲之

夫三端之妙莫先乎用筆六藝之奧莫若乎銀鉤昔
秦丞相李斯見周穆王書七日興歎患其無骨蔡尚

書入鴻都觀碣十旬不返嗟其出羣故知達其源者少聞其理者多近代以來多不師古緣情棄道纔記姓名學不該贍聞見又寡致使成功不就虛費精力自非通靈感物不可與談斯道矣今刪李斯筆妙更加潤色總七條并作其形容列事如左貽諸子孫永爲模範庶將來君子時復覽焉

要先取崇山絕仞中兔毛八月九月收之筆頭長一寸管長五寸鋒齊要強者硯取煎涸新石潤澀相兼又浮津耀墨者其墨取廬山之松煙代郡之鹿角膠十年已上強如石者紙取東陽魚卵虛柔滑淨者然後靜神慮思揮襟作之先學執筆若真書去頭二寸

續苑九

廿九

一分十二分若行草書去頭三寸一分十一分執之

下墨點書芟波屈曲真草皆須盡一身之力而送之

若初學先大書不得從小善鑒者不寫善寫者不鑒

凡書多肉微骨者謂之墨猪多力豐筋者勝無力無

筋者病一一從其消息而用之若作橫畫必須隱隱

然可畏若作蹙鋒如長風忽起蓬勃一家若飄散離

合如雲中別鶴遙遙然若作引戈如百鈞弩發若作

抽針如萬歲枯藤若作屈曲如武人勁弩筋節若作

波如崩浪雷奔若作鉤如山將岌岌然一云一如千

然如高峯墜石磕磕然陸斷犀象一云一如千

夫執筆有七種有心急而執筆緩者有心緩而執筆

急者若執近而能豎者。心手不齊。意後筆前者。敗若執筆遠而急。心前筆後者。勝。又有十一種結構。員滿如篆法。飄颺灑落如章草。兇險可畏如八分。窈窕出入如飛白。耿介峙立如鶴頭。鬱跋縱橫如古隸。盡心存委曲。每為字各一象。其形斯道妙矣。書道畢矣。永和四年於上虞製記。此二段朱長文云。舊傳右軍所人之辭。故錄之下。又有論二段。朱長文云。後之學者所述也。故不並錄。

周泰伯三讓論

晉孫盛

孔子曰。泰伯其可謂至德也已矣。三以天下讓。民無得而稱焉。鄭元以為託採藥而行。一讓也。不奔喪。二讓也。斷髮文身。三讓也。三者之美。皆蔽隱而不著。王

續苑九

廿九

肅曰。其讓隱。故民無得而稱焉。盛謂元既失之。而肅亦未為暢也。元之所云。三跡顯然。天下所共見也。何得云隱而未著乎。三跡苟著。則高讓可知。亦復不得云其讓隱也。蓋泰伯之出。讓迹已露。不奔喪。故一事耳。斷髮之言。與左傳明文相背。又不經也。然則稱三讓者。其在古公。至文王乎。周之王業。顯於亶父。受命於昌。泰伯元覽棄周天子之位。一讓也。假託遜遁。受不赴喪之譏。潛推大美。二讓也。無允嗣。而不養仲雍之子。以為己後。是其深思遠防。令周嫡在昌。天人叶從。四海悠悠。無復纖介疑惑。三讓也。凡此三者。帝王之業。故孔子曰。三以天下讓。言非直常讓若臧札之

倫者也。

老聃非大賢論

案賢舊誤
聖今改

晉孫

盛

頃獲閑居復伸所詠仰先哲之元微考大賢之靈術
詳觀風流究覽行止高下之辨殆可髣髴夫大聖乘
時故迹浪於所因大賢次微故與大聖而舒卷所因
不同故有揖讓與干戈迹乖次微道亞故行藏之軌
莫異亦有龍虎之從風雲形聲之會影響理固自然
非召之也是故箕文同兆元吉於虎兕之吻顏孔俱
否道遙於匡陳之間唐堯則天稷契翼其化湯武革
命伊呂贊其功由斯以言用舍影響之論惟我與爾
之談豈不信哉何者大賢庶幾觀象知器預籠吉凶

續苑九

廿二

是以運形斯同御治因應對接羣方終保元吉窮通
滯礙其揆一也但欽聖樂易有待而亨欽冥而不能
冥悅寂而不能寂以此為優劣耳至於中賢第三之
人去聖有間故冥體之道未盡自然運用自不得元
同然希古存勝高想頓足仰慕淳風專詠至虛故有
棲峙林壑若巢許之倫者言行抗轡如老彭之徒者
亦非故然理自然也夫形躁好靜質柔愛剛瀆所常
習渴所希聞世俗之常也是以見偏抗之辭不復尋
因應之適覩矯誑之論不復悟過直之失耳按老子
之作與聖教同者是代大匠斲駢拇齧指之喻其詭
乎聖教者是遠救世之宜違明道若昧之義也六經

何常闕虛靜之訓謙沖之誨哉孔子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竊比我於老彭尋斯旨也則老彭之道以籠罩乎聖教之內矣且指說二事而已非實言也何以明之聖人淵寂何不好哉又三皇五帝已下靡不作是故易象經墳爛然炳著棟宇衣裳與時而興安在述而不作乎故易曰聖人作而萬物覩斯言之證蓋指說老彭之德有以髣髴類己形迹之處所耳迹猶匿怨而友其人左丘明恥之丘亦恥之豈若於吾言無所不說相體之至也且顏孔不以導養爲事而老彭養之孔顏同乎斯人而老彭異之凡斯數者非不亞聖之迹而又其書往往矛盾粗列如左大雅摺

續苑九

廿七

紳幸祛其弊盛又不達老聃輕舉之旨爲欲著訓戎狄宣導殊俗乎若欲明宣導殊類則左衽非元化之所孤遊非嘉遯之舉諸夏陵遲敷訓所先聖人之教自近及遠未有壽張避險如此之遊也若懼禍避地則聖門可隱商朝魯邦有無如者矣苟得其道則遊刃有餘觸地元吉何違天心於戎貊如不能然者得無庶於朝隱而神仙之徒乎昔裴逸民作崇有貴無二論時談者或以爲不達虛勝之道者或以爲矯時流遁者余以爲尚無既失之矣崇有亦未爲得也道之爲物唯恍與惚因應無方唯變所適值澄渟之時則司契垂拱遇萬動之化則形體勃興是以洞鑒雖

同有無之教異陳。聖致雖一而稱謂之名殊。目唐虞不希結繩。湯武不擬揖讓。夫豈異哉。時運故也。而伯陽以執古之道。以御今之有。逸民欲執今之有。以絕古之風。吾故以爲彼二子者。不達圓化之道。各矜其一方者耳。

釋疑論

晉戴逵

安處子問於元明先生曰。蓋聞積善之家。必有餘慶。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又曰。天道無親。常與善人。斯乃聖達之格言。萬代之宏標也。此則行成於己。身福流於後世。惡顯於事業。獲罪乎幽冥。然聖人爲善。理無不盡。理盡善積。宜歷代皆不移。行無一善。惡惡相

續苑九

廿八

承亦當百世俱聞。是善有常門。惡有定族。後世修行。復可益哉。又有束修履道。言行無傷。而天罰人楚。百羅備嬰。任性恣情。肆行暴虐。生保榮貴。子孫繁熾。推此而論。積善之報。竟何在。乎。夫五情六欲。人心所常有。芥藻防閒外事之至苦。苟人鬼無尤於趣舍。何不順其所甘。而強其苦哉。請釋所疑。以祛其惑。先生曰。善哉。子之問也。史遷有言。天之報施善人。何如哉。苟悅亦云。飾變詐而爲姦詭者。自足乎一世之閒。守道順理者。不免飢寒之患。二生疑之於前。而未能辨。吾子惑之於後。不亦宜乎。請試言之。夫人資二儀之性。以生。稟五常之氣。以育。性有修短之期。故有彭殤之

殊氣有精粗之異，亦有賢愚之別。此自然之定理，不可移者也。是以堯舜大聖，朱均是育，瞽叟下愚，誕生有舜。顏回大賢，早夭絕嗣。商臣極惡，令允克昌。夷叔至仁，餓死窮山。盜跖肆虐，富樂自終。比干忠正，斃不旋踵。張湯酷吏，七世珥貂。凡此比類，不可稱數。驗之聖賢，既如彼，求之常人，又如此。故知賢愚善惡，修短窮達，各有分命，非積行之所致也。夫以天地之元遠，陰陽之廣大，人在其中，豈唯稊米之在太倉，毫末之於馬體哉？而匹夫之細行，人事之近習，一善一惡，皆致冥應，欲移自然之彭殤，易愚聖於朱舜，此之不然，居可識矣。然則積善積惡之談，蓋施於勸教耳。何以言之？夫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物而動，性之欲也。性欲既開，流宕莫檢，聖人之救其弊，因神道以設教，故理妙而化敷，順推遷而抑引，故功元而事適。是以六合之內，論而不議，鑽之而不知所由，日用而不見所極，設禮樂以開其大矇，名法以束其形跡，賢者倚之以成其志，不肖企及以免其過，使孝友之恩深，君臣之義篤，長幼之禮序，朋執之好著，背之則爲失道之人，譏議以之起，向之則爲名教之士，聲譽以之彰。此則君子行己處心，豈可須臾而忘善哉？何必循教責實，以期應報乎？苟能體聖教之幽旨，審分命之所鍾，庶可豁滯於心府，不祈驗於冥中矣。安處子乃避席

曰夫理蘊千載念纏一生今聞吾子大道之論足以釋滯疑祛幽結矣僕雖不敏請佩斯言。

渾天論答難

晉姜 岌

渾天之說天體包裹地在其中七曜躔麗道有常率天體旁倚故日道南高而北下運轉之樞南下而北高二樞爲轂日道爲輪周迴運移終則復始北樞謂之北極出地上三十六度故天北際七十二度常見而不伏南樞謂之南極入地下亦三十六度故天南際七十二度常伏而不見或云火陽也故外照金水陰也故內景日爲陽精故外照月爲陰之宗應內景而月復能外照何也對曰月光者日曜之所生是故

續苑九

卅

外景如日照也是故瑩金澄水得日之照照物亦有景又曰月無盈虧盈虧由人也日月之形體如圓丸各徑千里月體向日常有光也月之初生日曜其西人處其東不見其光故名曰魄魄三日之後漸東而南故明生焉八日正在南方半之故見弦也望則人處日月之間故見其圓也假使月初生時移人在日月之間東向以視則月光圓若望也夏至之日日入戌月初生時則西北近日有光及出於寅未盡三日以視月則東北近日光不盡也研之於心驗之於日月體向日有光而言圓矣難者又云日曜星月明乃生焉然則月望之日夜半之時日在地下月在地上

其間隔地。日光何由得照。月闇虛。安得常在。日衝對日。日之曜也。不以幽而不至。不以行而不及。赫烈照於四極之中。而光曜煥乎宇宙之內。循天而曜星月。猶火之循炎而升。及其光曜無不周矣。惟衝不照。名曰闇。虛舉日及天體。猶滿面之賁鼓矣。日之光炎在地之上。因礙地不得直照而散。故薄天而照。則遠在地之上。散而直照則近。以斯言之。則日光應曜星月。有何礙哉。易傳曰。日夜食則星亡。無日以曜之故也。難云。地上不得直照而散。故薄天而照。遠驗先望一日。日未入地。而月已出。相去三十餘萬里。日光地上散而直照。不應及月。而使月明光者。何也。對曰。薄天

續苑九

廿

而照則遠。是言礙地廣難耳。水流濕。火就燥。類相從也。月者星類也。日光直照。雖不及月。今燃一燭在上。一燭在下。滅下燭使煙相當。則上燭之炎循煙而下。燃下燭矣。此類相從也。難者又曰。日夜食則衆星亡。驗月體不大於地。今日在地下。月在地上。地體大尚不能掩日。使不照月。月體小於地。安能掩日。使不照曜星也。對曰。上元之初。日月如疊璧。五星如連珠。故曰重光重光者。日在上。月次之。星居下。地在宿內。故不掩日。日光循星月而曜之也。月在星宿之外。故掩日光不得照星也。案晉志云。後秦姚興時。天水姜炭造三紀甲子元曆。又著渾天論。此

當即在其渾天論中

渾天論

梁祖暉

自古論天者多矣。而羣氏紛紜，互相非毀，竊覽同異，稽之典經，仰觀辰極，傍矚四維，覩日月之升降，察五星之見伏，校之以儀象，覈之以晷漏，則渾天之理，信而有徵，輒遺衆說，附渾儀云。考靈曜先儒求得天地相去十七萬八千五百里，以晷景驗之，失於過多，既不顯求之之術，而虛設其數，蓋誇誕之辭，非聖人之旨也。學者多因其說而未之革，豈不知尋其理歟，抑未能求其數故也。王蕃所考較之前說，不啻減半，雖非揆格所知而求之，以理誠未能遙趣其實，蓋近密乎。輒因王蕃天高數，以求冬至春秋分日高，及南戴

續苑九

廿

日下去地中數。法令表高八尺，與冬至景長一丈三尺，各自乘，并而開方除之，爲法。天高乘表高爲實，實如法而一，得四萬二千六百五十八里有奇，即冬至日高也。以天高乘冬至景長爲實，實如法，得六萬九千三百二十里有奇，即冬至南戴日下去地中數也。求春秋分數。法令表高及春秋分景長五尺三寸九分，各自乘，并而開方除之，爲法。因冬至日高實，而以法除之，得六萬七千五百二里有奇，即春秋分日高也。以天高乘春秋分景長爲實，實如法而一，得四萬五千四百七十九里有奇，即春秋分南戴日下去地中數也。南戴日下，所謂丹穴也。推北極里數法。夜於

地中表南傳地遙望北辰紐星之末令與表端參合以人目去表數及表高各自乘并而開方除之爲法天高乘表高數爲實實如法而一即北極紐星高里數也天高乘人目去表爲實實如法即去北戴極下之數也北戴斗極爲空桐日去赤道表裏二十四度遠寒近暑而中和二分之一日去天頂三十六度日去地中冬夏春秋辰昏晝夜皆同度也而有寒暑者地氣上騰天氣下降故遠日下寒近日下暑非有遠近也猶火居上雖遠而炎在旁雖近而微視日在旁而大居上而小者仰矚爲難平觀爲易也由視有夷險非遠近之效也今懸珠於百仞之上或置之於百仞

續苑九

卅三

之前從而觀之則大小殊形先儒弗斯取驗用繁翰墨夷途頓轡雄辭折辨不亦迂哉今大寒在冬至後二氣者寒積而不消也大暑在夏至後二氣者暑積而未歇也寒暑均和乃在春秋分後二氣者寒暑積而不平也譬之火始入室而未甚溫弗事加薪久而愈熾既移遷之猶有餘熱也已上載隋書天文用上用之參校月行有中道有陰道有陽道如姜岌說周髀云日徑千二百五十里蓋天乖謬已詳前識無足採焉以渾象言之失於過大矣張衡日月共徑當天周七百三十六分之一地廣二百三十二分之一按此而論天周分母圓周率也地廣分母圓徑率也以八約之得周率

九十二徑率二十九其率傷於周多徑少衡之疎也
衡以日月之徑居一度之半又言八極之維既非考
定日月之徑又不明其理飾辭華說不足窮數者也
望日月法立於地中以人目屬徑寸之管而望日月
令日月大滿管孔及定管長以管徑乘天高管長除
之即日月徑也月陰精也其形圓其質稟日之光而
見其體日光不照則謂之魄故月望之日日月相望
人居其閒盡觀其質故形圓也二弦之日日照其側
人觀其旁故半魄半明也晦朔之日日照其表人在
其裏故形不見舊說曰月行九道斯蓋未究月行之
變而假爲其說謹按著作郎張東對三道九行曰按

續苑九

廿九

漢天文志日有三道月有九行者謂日月行黃道爲
得其正或行黃道外或行黃道內內外及正行因名
三道故曰房有四表三道日月經房星南門即爲旱
經房星北門爲水日有三道者但內外差及正行之
道也月有九行謂青道二出於黃道東赤道二出於
黃道南白道二出於黃道西黑道二出於黃道北故
鄭元注月令立春春分日行青道月爲之佐立夏夏
至日行赤道月爲之佐立秋秋分日行白道月爲之
佐立冬冬至日行黑道月爲之佐故月之九行非爲
黃道外別有九道交橫繹絡貫於纏舍但爲日月既
爲動物不能不小有盈縮或行黃道內外又按日月

以立春合宿在營室即北方之星色當言黑春分宿日在奎奎爲西方之宿色當言白而鄭元言立春春分日行青道蓋以歲起於春春在於東東方色青故起青號南西及北三方准此故知日月共有三道實無九行但以因八節之差順四時之色曲爲立名故月行言九直舉其實故曰道稱三三道九行其義一也則云日之三道躔於二十八宿月之九行經於八節宿

以下當有闕文

養生論

後魏高湛

王叔和高平人也博好經方洞識攝生之道嘗謂人曰食不欲雜雜則或有所犯當時或無災患積久爲

續苑九

卅方

人作疾尋常飲食每令得所多滄令人彭亨短氣或致暴疾夏至秋分少食肥膩餅臠之屬此物與酒食瓜果相妨當時不必即病入秋節變陽消陰長寒氣總至多至暴卒良由涉夏取冷大過飲食不節故也而不達者皆以病至之日便謂是受病之始而不知其所由來者漸矣豈不惑哉

書法論

唐徐浩

周官內史教國子六書書之源流其來尚矣程邈變隸體邯鄲傳楷法事則樸畧未有能工厥後鍾善正書張稱草聖右軍行法小令破體皆一時之妙近古以來蕭永歐虞頗得筆勢褚薛以降自謂不譏矣人

謂虞得其筋。褚得其肉。歐得其骨。當矣。夫鷹隼乏彩。而翰飛戾天。骨筋而氣猛也。翬翟備色。而翱翔於百步。肉豐而力沈也。若藻曜而高翔。書之鳳皇矣。歐虞為鷹隼。陸褚為翬翟焉。歐陽率更云。蕭書出於章草。頗為知言。然歐陽飛白。曠古無比。余年在齟齬。便工翰墨。忘寢與食。胼胝筆研。而性不能逾力。不可強勁。而愈拙。勞而無功。區區碑石之間。矻矻几案之上。亦古人所恥。吾豈忘情耶。德成而上。藝成而下。殷鑒不遠。何學書為。必以一時風流。千里面目。斯亦愈博奕。亞於文章矣。發揮聖賢事業。其由斯乎。初學之勢。特須藏鋒。鋒若不藏。字則有病。病且未去。能何有焉。字不欲踈。亦不欲密。亦不欲長。亦不欲短。小展令大。大感令小。踈肥令密。密瘦令踈。斯亦大經矣。筆不欲捷。亦不欲徐。亦不欲平。亦不欲側。側豎令平。峻勿令傾。捷則須安。徐則須利。如此則其大較矣。張伯英臨池學書。池水盡黑。永師登樓不下。四十餘年。張公精熟。號草聖。永師拘滯。終著能名。以此而言。非一朝一夕所能盡美。俗云書無百日工。蓋悠悠之談也。宜白首工之。豈可百日乎。汝曹年未弱冠。但當研精覃思。心目想時。復問本驗。頤字誤短長。可致佳境耳。鍾太傅坐則畫地數步。臥則書被穿表裏。由是乃為翰墨之龜鑑耳。

說

渾天象說

吳王 蕃

虞書稱在璇機玉衡以齊七政則今渾天儀日月五星是也鄭元說動運為機持正為衡皆以玉為之視其行度觀受禪是非也渾儀義和舊器歷代相傳謂之機衡其所由來有原統矣而斯器設在候臺史官禁密學者寡得聞見穿鑿之徒不解機衡之義見有七政之言因為北斗七星構造虛文託之讖緯史遷班固猶尚惑之鄭元有瞻雅高遠之才沈靜精妙之思超然獨見改正其說聖人復出不易斯言矣見宋書天文志渾儀以察三光分宿度象以著天體布星辰

續苑九

卅七

按斯二者以考於天蓋詳察矣鈿一見北堂書幽平之後周室遂卑天子不能頒朔魯歷不正百有餘年以建申之月為建亥而怪蟄蟲不伏也歷紀廢壞道術侵亂渾天之義傳之者寡末世之儒或不聞見各以私意為天作說故有周髀宣夜之論宣夜之學絕無師法周髀見行於世考驗天狀多所違失依劉洪乾象歷之法而論渾天曰太平御覽二引有渾天之作由來尚矣考之於天信而有徵當是開元占經刪前儒舊說天地之體狀如鳥卵天包地外猶殼之裹黃也周旋無端其形渾渾然故曰渾天也周天三百六十五度五百八十九分度之百四十五東西南北展轉周規北堂書鈔半覆地上半在地

下。故二十八宿半見半隱。以赤儀準之。其見者常百八十二度。有奇。是以察知其半覆地上。半隱地下。其二端謂之南極北極。天之中也。北極在正北。出地三十六度。南極在正南。入地亦三十六度。兩極相去一百八十二度。半強。衆星皆移。而北極不徙。猶車輪之有輻軸也。繞北極徑七十二度。常見不隱。謂之上規。繞南極七十二度。常隱不見。謂之下規是也。上規去南極。下規去北極。皆一百四十四度。半強。以二規於渾儀爲中規。赤道帶天之絃。去兩極各九十一度。少強。黃道日之所行也。半在赤道外。半在赤道內。與赤道東交於角五少弱。西交於奎十四少強。其出赤道

續苑九

廿〇

外極遠者。出赤道二十四度。斗二十一度是也。其入赤道內極遠者。入赤道二十四度。井二十五度是也。日南至在斗二十一度。去極百一十五度。少強。是日最南。去極最遠。故景最長。黃道斗二十一度。出辰入申。故日出辰入申。晝行地上。百四十六度。強。故日短。夜行地下。二百一十九度。少弱。故夜長。自南至之後。日去極稍近。故景稍短。日晝行地上。度稍多。故日稍長。夜行地下。度稍少。故夜稍短。日行度稍北。故日出入稍北。以至於夏至。日在井二十五度。去極六十七度。少強。是日最近北。去極最近。故景最短。黃道井二十五度。出寅入戌。晝行地上。二百一十九度。少弱。故

日長夜行地下百四十六度少強故夜短自夏至之後日去極稍遠故景稍長日晝行地上度稍少故日稍短夜行地下度稍多故夜稍長日所在度稍南故出入稍南以至於南至而復初焉斗二十一度井二十五度南北相較四十八度春分日在奎十四少強秋分日在角五少弱此黃赤二道之交中也去極俱九十一度少強南北處斗二十一井二十五之中故景居二至長短之中奎十四角五出卯入酉故日亦出卯入酉日晝行地上夜行地下俱百八十二度半強故日見之漏五十刻不見之漏五十刻謂之晝夜同夫天之晝夜以日出入爲分人之晝夜以昏明爲

續苑九

卅九

限日未出二刻半而明日入後二刻半而昏故損夜五刻以增晝刻是以春秋分之漏晝五十五刻渾天遭周秦之亂師徒斷絕而喪其文唯渾儀尚在候臺

此堂書鈔

尚作常是以不廢故其法可得言

太平御覽

二至

於織微委曲闕而不傳

御覽有蔡邕以爲精微深妙百世不易之道

周天

里數無聞焉爾而洛書甄曜度春秋考異郵皆云周

天一百七萬一千里至以日景驗之違錯甚多然其

流行布在衆書通儒達士未之考正是以不敢背捐

舊術獨據所見故按其說更課諸數以究其意也古

曆皆云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皆分一百

七萬一千里數爲一度得二千九百三十二里七十

一步二尺七寸四分大強

案宋書天文志及晉書天文志大強二字皆作四百

八十七分分之三百六十二開元占經改之也

斗下

分爲七百三十三里一十七步五尺一寸八分大弱

三光之行不必有常術家以算追而求之故諸家之

歷各有異同漢靈之末四分歷與天違錯時會稽東

部都尉太山劉洪善於推候乃考術官及史自古至

今歷法原其進退之行察其出入之驗視其往來度

其終始課較其法不能四分之一減以爲五百八十

九分之一百四十五更造乾象歷以追日月五星之

行比於諸家最爲精密今史官所用則其歷也故所

作渾象諸分度節次及昏明中星皆更以乾象法作

續苑九

四十一

之周天一百七萬一千里以乾象法分之得二千九

百三十二里八十步三尺九寸五分弱斗下分爲七

百二十一里二百五十九步四尺五寸二分弱乾象

全度張古歷零度九步一尺二寸一分弱斗下分減

古歷斗下分十一里五十八步六寸六分弱其大數

俱一百七萬一千里斗下分減則全度純數使其然

也又陸績云周天一百七萬一千里東西南北徑三

十五萬七千里立徑亦然此蓋天黃赤道之徑數也

渾天蓋天黃赤道周天度同故績取以言耳此言周

三徑一也古少廣術用率圓周三中徑一臣更考之

徑一不翅周三率周百四十二而徑四十五以徑率

乘一百七萬一千里。以周率約之。得徑三十三萬九千四百一里一百二十二步三尺二寸一分七十一分分之十。東西南北及立徑皆同。半之得十六萬九千七百里二百一十一步一尺六寸百四十一分分之八十一。地上去天之數也。夫周天徑。目前定物圖蓋天者。尚不考驗。而乃論天地之外。日月所不照。陰陽所不至。目精所不及。儀衡所不測。皆爲之說。虛誕無徵。是亦鄒子瀛海之類也。臣謹更以晷景考周天里數。按周禮大司徒之職。立土圭之法。測土深。正日景。以求地中。日南則景短多暑。日北則景長多寒。日東則景夕多風。日西則景朝多陰。日至之景。尺有五寸。謂之地中。鄭衆云。土圭之長。尺有五寸。以夏至立八尺表。中景適與圭等。謂之地中。今潁川陽城地爲然。鄭元云。凡日景於地。千里而差一寸。景尺有五寸者。南戴日下萬五千里也。誠以八尺之表。而有尺五寸景。是立八十。而旁十五也。南萬五千里。而當日下。則日當去其下地八萬里矣。從日斜射陽城。則天徑之半也。天體圓如彈丸。地處天之半。而陽城爲中。則日春秋冬夏昏明晝夜。去陽城皆等。無盈縮矣。故知從日斜射陽城。爲天徑之半也。以句股之法言之。旁萬五千里。則句也。立八萬里。則股也。從日斜射陽城。則徑也。以句股求弦法入之。得八萬一千三百九十

四里三十步五尺三寸六分。天徑之半而地上去天之數也。倍之得十六萬二千七百八十八里六十一步四尺七寸二分。天徑之數也。以周率乘之。徑率約之。得五十一萬二千六百八十七里六十八步一尺八寸二分。周天之數也。減甄曜度考異郵五十五萬七千三百一十二里有奇。一度凡一千四百六里百二十四步六寸四分十萬七千五百六十五分分之一萬九千四十九。減舊度千五百二十五里二百五十六步三尺三寸二十一萬五千一百三十分分之十六萬七百三十。夫末世之儒多妄穿鑿。減增河洛竊作讖緯。其言浮虛難悉據用。六官之職。周公所制。

續苑九

四

句股之術。目前定數。晷景之度。事有明驗。以此推之。近為詳矣。黃赤二道相與交錯。其間相去二十四度。以兩遊儀準之。二道俱三百六十五度有奇。隋書引天此下有又赤道見者常百八十二度半強又南北考之。天見者亦一百八十二度半強。當是占經刪太平御覽二引是以知天體圓如彈丸。隋志引此下有南與隋志同。是知天體圓如彈丸。北極相去一百八十二度半強也。當是占經刪太平御覽二引此下有北極出地三十六度。是知南極入地亦三十六度。而兩相去百八十二度。而陸績造渾象。其形如鳥卵。然則黃道應長於赤道矣。績云天東西南北徑三十五萬七千里。然則績亦以天形正圓也。而渾象為鳥卵。則為自相違背。隋志引作而陸績所作渾象形如鳥卵。以相去不得滿二十四度。若令相去二十四度。則黃道當長於赤道。又兩極相去不翅百八十二度半強。案

續說云天東西徑三十五萬七千里直徑亦然則續
意亦以天爲正圓也器與言謬頗爲乖僻當是占經
刪月行二十七日有奇而周天其行半出黃道外半

入黃道內在內謂之陰道在外謂之陽道其行陰陽
道極遠者不過六度黃道無常諸家各異各依其曆
節氣所行宿度尚書月令太初三統四分乾象各不
同昏明亦異日行蹉跌不遵常軌之所爲也夫三光
之行雖有盈縮天地之體常然不變故諸家之曆皆
不著渾象爲黃道當各隨其曆而錯之而今臣所施
黃道乾象法也審校春秋二分於一先代諸曆差而
冬夏二至恒在二分張中蕃按渾象之法地當在天
中其勢不便故反觀其形地爲外匡於已解人無異

續苑九

四

在內詭狀殊體而合於理可謂奇巧古舊渾象以二
分爲一度凡周七尺三寸半分漢張衡更制以四分
爲一度凡周一丈四尺六寸一分臣以古制局小以
布星辰相去稠穢不得了察而張衡所作又復過大
難可轉移前表聞以三分爲一度事許令臣所作周
一丈九寸五分四分分之三張古法三尺六寸五分
四分分之一減張衡亦三尺六寸五分四分分之一
渾象法黃道赤道各廣一度有半故今所作渾象黃
赤道各廣四分半相去七寸二分渾儀中甯爲璇機
外規爲玉衡案開元占經以爲渾天象說太平御覽
北堂書鈔引作渾天說隋書經籍志有
渾天象注一卷吳敬騎常侍王蕃撰即此宋書天文
志晉書天文志所載俱未及占經之備故據而錄之

又摭宋志及北堂書鈔以補於首而
太平御覽隋志亦詳注每條之下

續古文苑卷第九

續苑九

9

續古文苑卷第十

賜進士及第授通奉大夫山東通省督糧道加三級孫星衍撰

記

封禪儀記

漢馬第伯

車駕正月二十八日案建武三年也發雒陽宮二月九日

到魯遣守謁者郭堅伯將徒五百人治泰山道十日

魯遣宗室諸劉及孔氏瑕丘丁氏上壽受賜皆詣孔

氏宅賜酒肉十日發十二日宿奉高是日遣虎賁郎

將先上山三案行還益治道徒千人十五日始齋國

家居太守府舍諸王居府中諸侯在縣庭中齋諸卿

校尉將軍大夫黃門郎百官及宋公衛公褒成侯東

續苑十

方諸侯雒中小侯齋城外汶水上太尉太常齋山虞

案應劭漢官儀此下某等七十人先之山虞觀祭山

有馬第伯自云五字壇及故明堂宮郎官等郊肆處入其幕府觀治石石

二枚狀博平圓九尺此壇上石也其一石武帝時石

也時用五車不能上也因置山下為屋號五車石四

維距石長丈二廣三尺厚尺半所四枚檢石長三尺

廣六寸狀如封篋長檢十枚一紀號石高丈二尺廣

三尺厚尺二寸名曰立石一枚刻文字紀功德是朝

上山騎行往往道峻峭不騎步牽馬乍步乍騎且相

半至中觀留馬去平地二十里南向極望無不覩仰

望天關如從谷底仰觀抗峯其為高也如視浮雲其

峻也石壁窅窳如無道逕

案此下舊衍

望其人端如

行杆兀

案此句訛錯御覽三十九引應劭漢官儀作埋人如孟升疑當云望其端行人如二升杆

或以

御覽為小

白石或以為冰

御覽

雪久之

白者移過樹乃知是人也殊不可上四布僵卧石上

有頃復蘇亦賴齋酒脯處處有泉水目輒為之明復

勉強相將行到天關自以已至也問道中人言尚十

餘里其道旁山脅大者廣八九尺狹者五六尺仰視

巖石松樹鬱鬱蒼蒼若在雲中俛視谿谷碌碌不可

見丈尺遂至天門之下仰視天門空遼如從穴中視

天直上七里賴其羊腸逶迤名曰環道往往有絙索

可得而登也兩從者扶挾前人相牽後人見前人履

續苑十

底前人見後人頂如畫重累人矣所謂磨曾捩石捫

天之難也初上此道行十餘步一休稍疲咽唇焦五

六步一休牒牒據頓地不避濕暗前有燥地目視而

兩脚不隨早食上脯後到天門郭使者得銅物銅物

形狀如鍾又方柄有孔莫能識也疑封禪具也得之

者汝南召陵人姓楊名通東上一里餘得木甲木甲

者武帝時神也東北百餘步得封所始皇立石及闕

在南方漢武在其北二十餘步得北垂圓臺高九尺

方圓三文所有兩陛人不得從上從東陛上臺上有

壇方一丈二尺所上有方石四維有距石四面有闕

鄉壇再拜謁人多置錢物壇上亦不掃除國家上見

之則詔書所謂酢梨酸棗狼籍散錢處數百弊帛具道是武帝封禪至泰山下未及上百官為

案通典此下有先字

上跪拜置梨棗錢於道以求福即此也東山名曰日觀日觀者雞一鳴時見日始欲出長三丈所秦觀者

望見長安吳觀者望見會稽周觀者望見齊西北有石室壇以南有玉盤中有玉龜山南脅神泉飲之極

清美利人日入下去行數環日暮時頗雨不見其道一人居其前先知蹈有人乃舉足隨之比至天門下

夜人定矣車駕十九日之山虞國家居亭百官布野此日山上雲氣成宮闕百官並見之二十一日夕牲

時白氣廣一丈東南極望致濃厚時天清和無雲

續苑十

當有二十一日云晨祭也日高二丈所燔燎燔燎

煙正北升禮畢案舊無此三字今補百官各以次上郡儲輦三

百為貴臣諸公王侯卿大夫百官皆步上少用輦輦

者國家御首輦人輓升山至中觀休須臾復上

案中當有

日中後到須臾羣臣畢就位

案中當有國家臺上北面

虎賁陞戟臺下

案中當有騶騎二千餘人發壇上方石

篠云中以金為繩以石為檢南方北方各

七字案舊無此二檢東方西方各三檢檢中石泥及壇土色黃青

案中當有赤白黑各依其方色案中當有稱萬歲音動山谷有青

無此字

氣屬天遙望不見山巔山巔人在氣中不知

也封畢有頃詔百官以次下國家隨後數百人維持
行相逢推百官連延二十餘里道多迫小深谿高岸
數百丈步從匍匐邪下近起案舊誤作上起近今改炬火止亦
駱驛步從觸擊大石石聲正謹但謹石見相應和者
腸不能已口不能默夜半後到百官明日乃訖其中
老者氣劣不能行卧巖石下明日早案此二十三日也太醫
令復遵問起居國家云昨上下山欲行迫前欲休則
後人所蹈道峻危險恐不能度國家不勞百官以下
露卧水飲無一人蹉跌無一人疾病豈非天耶泰山
率多暴雨如今上直下柴祭封登清晏温和案此下當有脫
文其案舊誤作明今改日上壽賜百官省事事畢發暮宿奉

續苑十

高三十里明日

案此二十日也發至梁甫九十里夕牲案

當有二十五日云云考志云二十二日辛卯柴登封泰山二十五日甲午禪於梁陰以此推之上文所謂其日無疑也功效如彼天應如此羣臣上壽國家不聽案下當有云云劉昭不備引

鄱君開通褒斜道記

永平六年漢中郡以詔書受廣漢蜀郡巴郡徒二千
六百九十人開通褒余道太守鉅鹿鄱君部掾治級
王宏史荀茂張宇韓岑弟典功作太守丞廣漢楊顯
將相用■始作橋格六百卅三間大橋五為道二百
五十八里郵亭驛置徒司空褒中縣官寺并六十四
所最凡用功七十六萬六千八百餘人瓦卅六萬九

千八百四案今拓本以下損泐據宋紹熙甲寅南鄭令晏袤釋補器用錢百四十九萬九千四百餘斛粟九年四月成就益州東至京師安隱蔡晏云一百五十九字疑所釋尚有缺不詳當何字上下也

武氏林記

建和元年大歲在丁亥三月庚戌朔四日癸丑孝子武始公弟綏宗景興開明使石工孟孚季弟卯造此闕直錢十五萬孫宗作師子直四萬開明子宣張仕濟陰年廿五曹府君察舉孝廉除敦煌長史被病歿歿苗秀不遂嗚呼哀哉士女癯傷金石錄云武氏有數墓在任城開明

者仕為吳郡府丞綏宗名梁仕為郡從事宣張名班皆自有碑

武都太守李翕天井道記

續苑十

五

蓋除患蠲難為惠鮮能行之斯道狹阻有坂危峻天井臨深之阨冬雪則凍淪夏雨滑汰頓躓傷害民苦拘駕推排之役勤勞無已過者戰戰以為大憾太守漢陽阿陽李君履之若辟風雨西部道橋掾李稜鑿西坂天井凶止入丈四尺堅無白潰安無傾覆四方賴之民悅無疆君德惠也刊勒紀述以示萬載建寧五年四月廿五日己酉訖成

造戾陵遏記

魏使持節都督河北道諸軍事征北將軍建城鄉侯沛國劉靖字文恭登梁山以觀源流相潔水以度形勢嘉武安之通渠羨秦氏之殷富乃使帳下督丁鴻

軍士千人以嘉平二年立遏於水導高梁河造戾陵
遏開車箱渠其遏表云高梁河水者出自并州潞河
之別源也長岸峻固直截中流積石籠以為主遏高
一丈東西長三十丈

案十疑當作百

南北廣七十餘步依北

岸立水門門廣四丈立水十丈山水暴發則乘遏東
下平流守常則自門北入灌田歲二千頃凡所封地
百餘萬畝至景元三年辛酉詔書以民食轉廣陸廢
不贍遣謁者樊晨更制水門限田千頃刻地四千三
百一十六頃出給郡縣改定田五千九百三十頃水
流乘車箱渠自薊西北逕昌平東盡漁陽潞縣凡所
潤舍四五百里所灌田萬有餘頃高下孔齊原隰底
平疏之斯溉決之斯散導渠口以為濤門灑漑池以
為甘澤施加於當時數被於後世晉元康四年君少
子驍騎將軍平鄉侯宏受命使持節監幽州諸軍事
領護烏丸校尉寧朔將軍遏立積三十六載至五年
夏六月洪水暴出毀損四分之一剩北岸七十餘丈
上渠車箱所在漫溢追惟前立遏之勲親臨山川指
授規畧命司馬闕內侯逢憚內外將士二千人起長
岸立石渠修主遏治水門門廣四丈立水五尺

案尺疑當

炸興復載利通塞之宜準遵舊制凡用功四萬有餘
焉諸部王侯不召而自至緼負而趨事者蓋數千人
詩載經始勿亟易稱民忘其勞斯之謂乎於是二府

文武之士感秦國思鄭渠之績魏人置豹祀之義乃
遐慕仁政追述成功元康五年十月十一日刊石立
表以紀勲烈并記過制度永爲後式焉

陶隱居井欄記

梁陳宣懋

先生丹陽陶仕齊奉朝請王申歲來山棲身高靜自
號隱居同來弟子吳郡陸敬游其次楊王吳戴陳許
諸生供奉階宇湖孰潘邏及遠近宗稟不可具記悠
悠歷代詎勿識焉梁天監三年八月十五日錢塘陳
宣懋記此記文無可采因其刻
既失載之以備故迹

武德郡建沁水石橋記

後魏于子建

夫梵燈遐廓長夜襲其明慧教洞開羣迷啓其目是
續苑十

七

以神光未滅感膺於西胡金儀雖謝夢現於東漢抑
亦愍世多艱下生思土運濟貫心慈悲注意歸依者
塵霧莫侵迴向者雷電不撓信是苦海之靈丹酷暑

之甘露矣

惟此區域号稱舊邦舜禹懷譚之地

案譚是禹

貢覃之

假借也殷周畿甸之土晉啓山陽鄭錫河後隸趙稱

都入魏爲鎮及秦吞六雄跨有四海罷侯置守乙統
九服項羽改名殷國漢高復立爲郡自茲以還爲河
內下邑屬皇朝遷鼎卜食漳濱遂方割四縣在古州
城置武德郡焉北通燕趙堂堂之風相洽南引鞏雒
穆穆之化清西瞻軹塞則連山萬疊東望平臯則
曠野千里長河帶其前太行環其後車馬之所混

舳艫之所湊集。頗是一都之要害。實爲三魏之遠道。若其沈溴雙吐。丹絕並納。勢等周原。美齊陸海。袂散成帷。人縈蒼若繡。禮樂尚繁。風儀未革。然郡土遼廓。沁水橫流。源自羊頭之山。發於麻谷之口。滔滔晉域。作紀懷方。引漑過於鄭白。流穢踰於汾澮。但彼漸臺。雉岸。嶢嶢。揭厲多危。往來受害。至於秋雨時降。水潦騰馬牛。雖辨公私頓廢。胥咀乘車之義。事切朝涉之艱。宣威將軍懷州長史行武德郡事河南于子建。車騎將軍左光祿大夫平臯令京兆杜護宗。前將軍懷縣令趙郡李同賓。征西將軍州縣令扶風馬周洛。殄難將軍溫縣令廣甯燕景裕。征虜將軍郡丞

續苑十

東平呂思哲。或分竹專城。或捍釋木百里。鵠起來官。共治民瘼。況同覩艱辛。俱看危滯。一物可矜。納隍在念。敬思包鹿濟難之仁。俯龜報恩之惠。雖無武庫造梁之工。術且沙弥訪津之愍。勲音響。厝問俗便獲。軌躅雖亡。遺柱在目。傳咸屬周時。稱其板構。與城俱廢。乃於農隙之月。各率祿力。及朝文武。懷憲願。七月六日。經始此橋。助福者比肩。獻義者聯轂。人百其功。共陳心力。至廿四日。所便訖。不煩遐邇荷擔之勞。未傷士民尺寸之木。雖無匪日之美。庶省浹晨之費。修柱揭以插泉。華表鬱而軼漢。紅交架以綺蘭。聯絲而雲布。引北山

山之饒則人無遺力積南市之富而家有餘資昔伯
度記功勒燕然
文淵表
象林之銅作述之
理雖殊刊錄之情不異況四生踏駁同悲欣之境十
因韜還迺勁風雷之力若不歸依寶
神教遠
擬彼岸之喻近取成務之言恐沮勸之道未宣畫拈
之功虛燼乃運石立碑敬鑄卣像窮般馬之巧盡金
釀之饒使四部往來起歎慕之心六道奔趣識風雲
之會其詞曰

清虛曰道正直爲神有一於此用表生民淵乎大覺
至矣能仁行成元吉德伏波旬
其芒芒禹績眇眇桓
功爲魚左衽迷聽前風九州咸載五等攸同分壇敷

續苑十

土俾侯樹公
其美茲舊甸麗其新邑
渠帶山河苞苴
原隰禮樂仍賁風徽猶縉青莠可翦潢流可挹
其粵
余承乏謬廁官方政慚春雨威愧秋霜情深履虛意
等納隍慕彼醫藥眷此津梁
其渾渾沁水冀道名川
旣難揭厲又阻
船爰始經謀義勸競填辰不再浹
斯構已宣
其落落太虛繞繞羣有來同聚沫去齊過
牖敬託三尊資憑四部髣髴彼岸依悒可久
大
魏武定七年歲次己巳四月丙戌朔八日癸巳建

端州石室記

唐李邕

日者託宿秘篆寄傲神府撰奇討異注靈通感冥搜
海堧遐矚坤極敞金闕疏玉堂河漢未際其源今昔

嘗聆其語。乃若宛此山郭。介在江墳。薄人寰。騰物外。妙有特起。靈表瀕洞。綺田砥平。錦嶂壁立。肇允洞穴。延袤中堂。蹙怪形以萬殊。砥地勢以千變。伏虎奔象。浮梁抗柱。激濤海而洪波。沸滑。疊杳窳而羣峯。嵯峨。飛動逼人。屹聳驚視。密微微而三分地道。風蕭蕭而一變天時。竇乳練於玉顏。石牀列於仙座。隔蠡塵境。矯集福庭。寂兮寥兮。恍兮惚兮。使營魄九昇。嗜慾雙遣。體若■羽翼。志若摩雲。天秦漢之間。莫知代祀。羲皇之上。自謂逍遙。當是時也。慕名者執雌而退。徇物者守心而安。求道者■而凝懷。書者■而默有。若邦伯早公守恭。紫早姓未見廣孝聞■觀國。

續苑十

政門■不容於■義心厚行遊者每■於■

能更修其職。民恬其業。流冗歸止。介特艾安。於是命友生挾琴酌一歌一詠。以遨以遊。莫不解榻於斯。張樂於斯。加之杖龍遺土。駟馬凌晨。避暑窟室。締賞林巒。擊石如鍾。酌泉如醴。固亦轉丹竈。掇紫芝。迹參寥之遠心。惟習隱之幽致者也。開元十五年正月廿五日李邕記。此文金石萃編所載多缺今据碑更補

橋亭記

唐游芳

唐再受命。能事備於開元。乃十有三年。告成於岱。翠華之往也。則北巡濟河。王軌之旋也。則南指陳宋。故行宮御路。次夫任城焉。陽門橋者。跨泗之別流。當魯

之要術。初隨時以旣濟。因大駕而改功。觀其壅川爲池。因地設險。削金堰於馳道。甃石門以飛橋。夾以朱欄。揭以華表。炳若星漢。拖如虹蜺。蓋乘輿乃以陽朝。御六龍。翊萬騎。聲明紀律。文物比象。迴睿覽於洲渚。駐天蹕於川梁。先時望君之來也。則金繩以界之。鐵鎖以扃之。厥後榮君之顧也。則浚池以廣之。菜館以旌之。經始茲宇。惠而不費。當儲峙之末。有芻粟之餘。散之則人獲壹錢。金石萃編云人字脫落秀注鳩之則動以千計。請爲亭館。以壯橋池。故鄉老老白於吏。金石萃編云疊寫老字邑吏謀於府。因人之欲。得事之宜。鼙鼓不勝。工力徒競。鬱爲層構。在水之陽。壓鮮原以迴出流。古壙而却

續苑十

十一

倚危攔巘巘。反宇峨峨。勢搖煙潭。岌若飛動。南軒虛明。以晃朗。北室懿渾而清冷。自堂徂亭。邈迤幽徑。上覆藤篠。前臨芟荷。憑高佇目。萬象皆見。夫河南之勝有三。橋亭得其一。梁園有梁王之迹。圃田有僕射之陂。平池曲榭。美則美矣。豈與夫島嶼開合。林嶂蔽虧。旁薄大荒。吐納霞景。畫橋南度。像清洛之規。虛館張力臣釋作肇臨叶滄洲之趣。有是夫。有是夫。任風姓之國也。謠俗古遠。其太昊氏之遺人。富而教之。合於魯頌。當太平無事。而朝野多歡。不然者。此池何以得花縣之名。吾寮何以得仙舟之目。不其張力臣釋作粹而時則有若邑大夫。榮陽鄭公。延華信昭。盈缶道契。虛舟禮

樂之行。仁德歸厚。丞范陽盧瓚。主簿平昌孟景。尉瑯
琊王子言。尉河東裴迴。皆士林英華。學府金碧。能勤
在公之節。無廢會友之文。嘗授簡於芳。以爲之記。會
芳有公車之召。請俟於異時。金鄉尉穎川韓邠卿。舍
於裴氏。言於衆曰。游子之讓斯文。以諸公在此。諸公
之意也。子何辭焉。因命秉燭。俾芳操翰。夜而成記。翌
日遂行。開元廿六年秋七月旬有四日云。大唐
開元廿有六年閏八月五日建。通直郎行方與。尉王
日雲。篆額。將仕郎守尉游芳。纂文朝散郎行尉華容
縣開國男瑯琊王子言書。

遊濟瀆記

唐達奚珣

續苑十

十一

軹縣西北數十里。濟水出焉。稽乎舊章。可得而道。自
河浮錄。甲帝命元夷。䟽朏澮而正乾綱。錐林鬪而通
委輸。所謂四瀆資我而成。彼或水者。或在幽僻。遠而
見竒。伊何足貴。豈與夫體清淳之氣。據函夏之中。平
地開源。介空正綠。表裏皆淨。似若非深。舟楫既加。乃
知無底。冲和自挹。斯君子之量歟。從此而東。截河通
汶。不以險阻。新折字見其勢。不以清濁。汨其流。終能
獨運長波。滔滔入海。沈潛剛克。斯君子之量歟。意者
洞幽明。貫天壤。包荒萬類。出入無閒。形與化遊。復歸
於道。不然。何其異也。雖金火更作。變通殊制。而浮沈
之事。亦無捨旃。國家南正司天。北正司地。以爲百神

授職則陰陽無錯繆之災羣望聿修水土得平均之序欽若稽古道豈虛行闕宮有恤象設如在流目一望森森動人覺毛髮之間風飈四起然後以諸侯之禮禮而禊之至於下人日用蘋藻苦凶悔吝則以情言且神道無方豈存於此而物類相召或有馮焉廬溜潛通動植茲液高樹直上百尺無枝虛篁下清四時壹色意隔人世空聞鳥聲陽浦先春草心方變啟岸猶冷苔生未穠紅晶落而天下陰青靄凝而衆山暮畱賞無厭歸情坐忘中途載懷歷歷在眼庶託豪翰光昭厥美云

吏部侍郎達奚珣文右監門衛兵曹參軍薛希昌書有唐天寶六載冬十二月己未

續苑十

朝議郎行濟縣尉鄭琚建

此文金薤琳瑯所載多誤據碑更正

春申君新廟記

唐趙居貞

輜軒莅部十有一月矣猥以薄材謬承重寄欸自淮服半刺超爲江南方伯郡領二十地亘五千皇皇者華幾慚輝道兢兢其志常誠飲水周爰諮詢申命行事損以懲忿窒欲益以改過遷善材狼擁路埋輪以逐之騏驥伏櫪攬轡以騁之宣王化而盡覺風行安眈心而不知日用寬猛相濟威恩兼洽長吏肅警疆土乂寧日月其除冰霜再履始也務不暇給今也處有餘閒別祈神仙獲歲豐稔乘公堂之宴縱靈廟之遊城不復隍樹无禁伐闔陬荒以毀梁木小而摧乃

喟然歎曰神必依人。人茲望福。依無所據。福安來哉。昔越踐滅吳。楚威滅越。考烈王繼立。春申君登相。封江東之巨縣。城吳墟爲大都。專主威權。救國災患。與趙魏爲四公子。招賓旅有三千人。濟聘使之玳簪。誇上客之珠履。王久無似君方患之。璪兮李園。託其女弟。旣歆然而有姪。遂祕之以獻王。王乃殂落。子爲君主。母望之人靡信。母望之禍。端與舍人其亡。死士常偵棘門之下。蒿里相催。天乎天乎。胡寧忍此。令尹多居郢國。假君恒守吳宮。烏焚其巢。何笑號之先後。蛟沒其舳。繫父子之沈埋。夷盡其家。賊園之故。一朝莫將滅口。千古猶爲痛心。今邦牧所居。使臣所理。故宮

續苑十

十九

之內。故事備聞。於是大葺堂庭。廣修偶像。春申君正陽而坐。朱英配饗其側。假君西廂視事。上客東室。齊班李園死士。庚方授戮。僕夫閒駿。辰位呈形。大雪久寃之魂。更申如在之敬。家屬穆穆。展哀榮也。儀衛肅肅。振威名也。巨木擁腫而皆古。小栽青葱而悉新。總之一門。是謂神府。宜正名於黃相。削訛議於城隍。昔韓整守吳。剏吳伯之廟。太史適楚。壯楚相之宮。余固兼之。言可則也。神有新宇。享之落之。人有貞石。追之琢之。我躬披文。紀之告之。君宜密應。祐之福之。初余之拜命也。表授廣陵。糾曹張顛。兵曹蘇相。爲判官。安喜尉李崗。爲支使。同郡舊知。精明深識。異途新合。歷

落瓌材三人冀有我師。四牡慎行爾職。欽刷往賢之取。歎垂後昆之裕。長史宋尚主臣餘慶。佑嶽良能。司士楊彥琮。每憂司存實稱佳吏。預乎作廟翼翼觀乎降神欣欣。咸亦相因。斯焉附出。唐天寶單闕歲除日中散大夫守吳郡太守兼江南道採訪處置使柱國天水趙居貞記。案在天寶十載辛卯也。

黃石公祠記

唐李卓

秦滅六國遂并區宇。張良哀韓之亡。怒秦之暴。義感天地。降神於圮。神授良之書。良爲帝之師。滅秦報韓。成功遂志。祠黃石於濟北穀城之山下。蓋謂是矣。世用其道。傳祠此山。惟德之馨。介福不替。天寶歲夏六

續苑十

十

月旱既太甚。遍走羣望。密雲卷而復舒。零雨濛而不降。太守河東裴公。聚黃髮而咨謀曰。山川神祇。有不舉乎。聞斯行諸。夙夜展祭。祀事未畢。感而遂通。自寅及未。澤潤千里。吁其靈也。夫聖哲立法制。君子修理道。莫不順承天則。祇畏神明。以天視無私。神功不測。或殄覆昏暴。或孚右明德。與時推移。未始有極。蓋將輔其善。必聽於人。昔夏之興也。崇山降焉。殷之興也。岷山次焉。周之興也。岐山鳴焉。漢興有岷橋之事。我唐之興。有霍山之異。今古不爽。謂之神志。聰明正直而弋者也。惟秦政滅德。用刑。匱人從欲。冤痛在下。馨香不登。祚及二世。毒流四海。與天自絕。惟神不蠲。有

開必先。祝降寶命。故其書極天之際。備興亡之端。子房將有行也。師焉而以言。酌消息於盈虛。通擬議於變化。楚漢之勢。功利相百。天威扶桀。人謨叶贊。觀豐而動。極深研機。發八難銷六國之印。招四人定重明之業。以斷天下之疑。以奪敵國之計。正乾坤之位。發日月之光。所謂被堅執銳。其功狗也。居守饋糧。其功人也。運籌帷幄之中。決勝千里之外。其功神也。此其大者。豈徒効社發祥於州里之閒哉。方今淳風允塞。休徵薦臻。意者謂宜上聞。有以旌異。嘗學舊史。敢記所知。唐大歷八年七月十五日建布衣趙郡李卓撰前試義王府倉曹參軍裴平書
案碑陰云所題趙郡李卓即今

續苑十

十一

臺長
樓筠

獨秀山新開石室記

唐鄭叔齊

城之西北維。有山曰獨秀。宋顏延之嘗守茲郡。賦詩云。未若獨秀者。峩峩郛邑閒。嘉名之得。蓋肇於此。不籍不倚。不騫不崩。臨百雉而特立。扶重霄而直上。仙挹石髓。結而為膏。神鑿嵌竇。呀而為室。躡滓可遠。幽偏自新。勝槩岑寂。人無知者。大歷中。御史中丞隴西公保障南服。三年政成。廼考宣尼廟於山下。設東西庠。以居胄子。備俎豆儀。以親釋菜。雖峻陟可尋。而藂薄未翦。公乃日常從以上。每指荒榛而授事。為力無幾。得茲穴焉。閔而外廉。隘以傍達。立則良其背。行則

躡其腓於是申謀左右朋進畚鍤壤之可跳者布以增選石之可轉者積而就階景未移表則致虛生白矣豈非天賦其質智詳其用乎何暑往寒襲前人之畧也譬由士君子韜迹獨居懿文遊藝不遇知已發明則蓬蒿向晦畢命淪鹽車無所伸其駿和氏不得成其寶矣篆刻非寵庶貽後賢

建中元年八

月二十八日記監察御史裏行鄭叔齊

案記稱隴西公者隴西縣

男李昌燮也時領桂州都督兼御史中丞見平蠻碑碑及此記皆在廣西臨海

重修玉泉關廟記

唐董挺

玉泉寺覆船山東去當陽三十里疊嶂回擁飛泉迤邐信荆口之淨界域中之絕景也寺西北三百步有

續苑十

十七

蜀將軍都督荊州事關公遺廟存焉將軍姓關名羽河東解人公族功績詳於國史先是陳光大中智顛禪師者至自天台宴坐喬木之下夜分忽與神遇云願捨此地爲僧房請師出山以觀其用指期之夕萬壑震動風號雷虩前擘巨嶺下湮澄潭良材叢樸周匝其上輪奐之用則無乏焉惟將軍當三國之時負萬人之敵孟德且避其鋒孔明謂之絕倫其於殉義感恩死生一致斬良擒禁此其效也嗚乎生爲英賢沒爲明神所寄此山之下邦之興廢歲之豐荒於是乎繫陸法和假神以虜任約梁宣帝資神以拒王琳聆其故老安可誣也至今緇黃入寺若嚴官在旁無

敢褻瀆荆南節度使工部尚書江陵尹裴均因政成
事舉典從禮順以爲神道之教依人而行攘彼妖昏
祐我蒸庶而祠廟墮毀厥懸斷絕豈守宰牧人之意
耶乃命縣令張儂始經其事爰從舊址式展新規模
楹博敞容衛端肅唯曩禪坐之樹今則延袤數十圍
矣神明扶持不凋不衰胡可度思初營建之日白龜
出於新橋若有所感寺僧咸見亦爲異也尚書以小
子曾忝下介多聞故實見命紀事文豈足徵其增創
制度則列於碑右貞元十八年辛卯

壁書飛白蕭字記

唐崔備

壁書蕭字者梁侍中蕭子雲之書也韓晉公領浙西

續苑十

十

之歲得於建業佛寺置之南徐官舍函以屋壁俯瞰
諸坐隅及晉公入贊廟暮啓乎私第朱方官吏候其
代者完葺舊府圯墮故堂吏人以壁字昏蒙方以亞
帚塗上時故殿中李侍御士舉爲部從事以晉公翰
墨代無等儔自獲壁書施榻於下耽翫妍味畧無已
時士舉重焉始而方得及士舉府除職停寓壁字於
小吏之舍至甲申歲士舉爲江西從事通好江淮時
李評事約戒閱圖書以示寮友士舉方以壁字言於
坐中李君因而求之士舉云得卿皇象羊欣蕭倫眞
草各一帖大鄭畫屏一扇即輟與之不尅當自持去
李君富於圖書酷好遐異遂以所求三帖并大鄭畫

屏一扇易焉。後十餘日，壁書自吳負來，士舉於道病卒。向若李君不言此書，即壁爲朽壞於小吏之家。逸品絕前賢之迹，固知興亡繼絕，後不乏人。工極藝精，中必有物，加以子雲與國同姓，所書蕭字圖卷側掠，體法備焉。信曩賢之妙門，實後代之茂範。其飛白書，起於蔡中郎待詔門下，役者以聖帚成字，心有悅焉。歸而爲飛白書，漢末魏初，皆以題署宮闕，其後張敬禮、王逸、少子敬，並稱妙絕。子雲曲盡其法，歐陽率更云：蕭侍中飛白，濃淡得中，蟬翼掩素，其爲前賢所重如此。嗟乎！景嶠此書，今訪天下絕矣。唯此蕭字，在乎舊都，三百年閒，竟無頽圯，俾後人傳授，似陰有保持之。

續苑十

十九

余與李君寓家南徐，鄰而友善，獲覩妙迹，感其將壞，晉公出之，方絕之迹。李君維之，用徵其事故，以字志之。

周先生住山記

唐令狐楚

先生姓周氏，名隱，字遙，字息元，宗其道者，相號爲太元。先生，汝南人也，抱天和沖澹之氣，含至精潔朗之質。玉冷泉潤，松高鶴閒，韜精守道，冥得真契，谷神旣存，而長守。元關無鍵，而不開，貞元初，游蘇州吳縣之包山林屋洞，秋八月，始於洞西，得神景觀，訊其居者，曰：距此數里，世傳毛公塢，毛公道成羅浮，居山三百餘歲，有弟子七十二人，聚石爲壇，遺址猶存，爾能勤求。

吾請以導。旣行而蘿篠迷密，不知所往。先生冥目久之，逢一物焉，雙眸盡碧，毛色紫而本白，高數尺餘，隨而行之，視乃鹿也。須臾乃跪止。若有所告，先生默記之而還。至十九年冬，荆木鬻茅，奠厥攸居，得異石一方，上有蟲篆，驗之即毛公鎮地符也。旣而鑿戶牖，以爲竇，有鶴御弄冠裳，戲舞於庭砌，後得一井，香白滑甘，溢爲白泉，其傍得古池焉，深廣袤丈，陽驗陰伏，湛如也。初，先生嘗息於洞之南門中，神化恍惚，往往失其所在。遇好風日，亦來人閒，將至必先之以雲鶴。其弟子掃灑香室，俄而至矣。嗟乎！先生之體同乎無體矣，不以晝夜更動息，不以寒暑易纖厚，不食而甚力。

續苑十

十

走及奔馬，全乎氣者也。雖飲而無漏，止如靈龜，外乎形者也。鹿以導步，神柔異物也。符以存視，道契先躅也。井泉去癘，昭乎仁也。池水不枯，齊其慮也。仙雲靈鶴之驗，去來髣髴之狀，其必神行而智知乎？予叔服膺先生之門，二紀於茲，錄先生本起，見命爲記。疑神遐想，直而不遺。元和十三年八月，華州刺史兼御史中丞令狐楚記。

修浯溪記

唐韋詞

元公再臨道州，有嫗伏活亂之恩，封部歌吟，旁浹於永，故去此五十年，而里俗猶知敬慕。凡琴堂水齋，珍植嘉卉，雖歆傾荒翳，終樵採不及焉。仁聲之感物也。

如此今年春公季子友讓以遜敏知治術爲觀察使
袁公所厚用前寶鼎尉假道州長史路出亭下維舟
感泣以簡書程責之不遑也乃罄撤資俸托所部祈
陽長豆盧歸喜獲私尚會余亦以恩
例自道州司馬移佐江州帆風檝流相畢寶鼎竦然曰茲亭荆治之始既銘於巖側矣至
於水石之秀咏賦所及則家集存焉然自空閒時餘
四紀士林經過篇翰相屬今圻塤移舊手筆亡矣將
編於左方用存此亭故事既適相會蓋爲志焉余嘉
其損約貧寓而能以章復舊志爲急思有以白之故
不得用質俚辭元和十三年十二月六日江州員外
司馬韋詞記襄陽巖消書

續苑十

十一

絳守居園池記

唐樊宗師

絳即東雍爲守理所稟參實沈分氣畜兩河潤有陶
唐莫遺風餘思晉韓魏之相剝剖世說總其土田士
人今無磽雜擾宜得地形勝瀉水施法豈新田又菑
猥不可居州地或自有興廢原注州字人因得附爲
奢儉將爲守悅致平理與益侈心耗物害時與自將
失敦窮華終披夷不可知俾緇孤顛跼倔元武踞守
居割有北自甲辛苞太池泓橫硤旁潭中癸次木腔
暴三丈餘涎玉沫珠餘下原注子午梁貫亭曰洄漣
虹蜺雄雌穹鞠覩蠶礙恨島坻淹淹委委莎靡縵蘿

蕃翠蔓紅刺相拂綴南連軒井陣中湧曰香承守寢
醉思西南有門曰虎豹左書虎搏立萬力千氣底發
彘匿地努肩腦口牙快抗雷火雷風黑山震將合右
胡人鬚黃笳累珠丹碧錦襖身刀囊鞞櫛紹白豹元
班舛距掌脾意相得東南有亭曰新前含曰槐有槐
負護霽鬱蔭後頤渠決決綠池西直南折廡赴可宴
可衙又東騫渠曰望月又東騫窮角池研雲曰柏有
柏蒼青官士擁列與槐朋友巉陰冷色北俯渠憧憧
來刮級面西巽隅閒黃原玦天汾水鉤帶白言謁行
旦艮閒遠岡青縈近樓臺井閭點畫察可四時合奇
士觀雲風霜露雨雪所爲發生收斂賦歌詩正東曰

續苑十

廿二

蒼塘遵瀕西漭望瑤翻碧漱光文切鏤黎深撓撓收
窮正北曰風隄乘攜左右隄執北回股努帶換蹴墉
御渠欽池南楯楹景怪孀蛟龍鉤牽寶龜靈屬文文
章章陰欲塾殿煙漬霽聚桃李蘭蕙神君仙人衣裳
雅冶可會脫赤熱西北曰鼈蛭原開哈儲虛明茫茫
嵬眼頌耳可大客旅鍾鼓樂提鵬挈鷺偈池豪渠憎
垂憐圍正西曰白濱蒼深憐黎素女雪舞百佾水翠
披唧唧千幅迎西引東士長崖挾橫埒日卯酉原注
昨樵途隴徑幽委蟲鳥聲無人風日燈火之晝夜漏
刻詭婉絢化大小亭鉅池渠閒走池隄上亭後前陴
乘墉如連山羣峯擁地高下如原隰隄谿壑水引古

自源三十里鑿高槽絕竇壅為池溝沼渠瀑潔潺終

出為下原注汨汨街街畦町阡陌閒入汾巨樹木資

士悍水沮宗族盛茂旁蔭遠映錦繡交菓枝香晚麗

麗原注上下可絕他郡考其臺亭沼池之增蓋豪王

才侯襲以竒意相勝至今過客尚往往有指可創起

處余退常吁後其能無果有不補建者池由於煬及

者雅文安原注薛雅裴文安二人發土築臺為拒幾附於汚宮

水本於正平軌病井滷生物瘠引古沃澦人便幾附

於河渠嗚呼為附於河渠則可為汚於汙宮其可書

以薦後君子長慶三年五月十七日記陽趙九成得藥

伯昂箋注本傳其句讀以便觀覽令箋注世無其本賴耕錄傳之

續苑十

廿三

大唐潤州句容縣大泉寺新三門記并序

唐姚 萇

句曲之東實曰崙峯居峯之陽厥生大泉寺因泉而

題焉後劉宋開明二年順帝元昇明必沙門傳諱而

姚萇未能有邑令顏繼祖捨宅移寺南去泉五里而

遙年代滯遠碑記埋沒粗所詳者乃顏氏十三代孫

今寺之惠誠也大和初監寺僧惠明與寺僧道琳等

見三門破壞乃言於眾曰此教東流設象為法牢落

如是瞻仰何依乃請今寺主僧常誼昔旅於是者勳

力誓心慕當為緣祈化如響斯應人咸歸之遠近趨

走投施委積算財度費功用果足乃革舊制恢新謀

延袤縱廣中闕無改自大和庚戌至於癸丑凡七年

案年數不合無以訂正

厥功告成崇軒莪莪三闔其門飛簷翼

張丹拱霞煥矧茲寺以重崗疊嶺采入崖谷行樹葱翠煙蘿蒙密雲收霧卷宛若仙闕俾得道者同指歸於覺路由徑者詎深著於迷途非我師之志誠其孰能逮於此今天下學佛道者多宗旨於五臺靈聖蹤跡往往而在如吾黨之依於丘門也誼本鄭人冠歲因往遊焉遂剃髮於五臺金閣寺元和再歲乃於渭州龍興寺依年具戒振錫經行見色相之皆空識衣珠之無價又六年始到江南初止於近寺蘭若其明春又之嶺南詣禪訪道酌水步雲心契如期不遠千里

續苑十

廿四

里十一年還至茲寺初寺每有僧俗大會五千餘衆號曰龍華常患錡金之器不周於用物有所闕人多告勞誼乃發願鑄一大鑊求布金之長者得鎔範之良工歸依一念之間成就堅牢之質濩落有用碩大無朋使天人畢會於龍花香積普沾於法味由此故也寺衆僉曰誼實有力於寺者非宿習德本沽諸善緣豈能誘掖羣心終成喜捨大和初歲乃聞諸府邑請隸名焉繇是三門荐興功致一貫則誼之行業前修推可鏡矣人有語余於師爲文者誼因錄所事請識門焉寺之備新記詳矣辭曰寺之興大泉是生感涕猶在旣温且靈寺之移顏氏

之基。宋室舊邑。桑野離離。寺之終。誼實是工。大鼎渠。渠三門崇崇。煙霞棟梁。松桂香風。周匝巖壑。警言迷其鐘。文若於石。播之無窮。鄉貢進士姚暮撰。當寺沙門齊操書。開成三年歲次戊午十一月己卯廿六日庚辰立。

天柱觀記

五代 吳越武肅王

天柱觀者。因山爲名。按傳記所載。皆云天有八柱。其三在中國。一在舒州。一在壽陽。洎今在餘杭者。皆是也。又按道經云。天地之內。有十大洞天。三十六小洞天。如國家之有藩府郡縣。遞相稟屬。其洞天之內。自有日月分精。金堂玉室。仙官主領。考校災祥。今天柱

續苑十

廿九

山。即真誥所謂大滌洞天者也。內有隧道。暗通華陽。林屋。皆乘風馭景。倏忽往來。羣真杳冥。非世俗所測。而況大江之南。地兼吳越。其峯巒西接。兩天眼之龍源。次連石鏡之嵐岫。東枕浙江之迢派。可謂水清山秀。兼通大海。及諸國往還。此外又有東天目。西天目。及天竺之號。得非抗蒼涯於穹昊。聳絕壑於雲霄。立天爲名。以標竒特耶。若乃登高遠望。則千巖萬壑。金碧堆疊。龍盤虎踞。靈粹滋孕。代主異人。非山秀地靈之所鍾襲。其孰能與於此乎。就中天柱。風清氣和。土腴泉潔。神蛇不螫。猛獸能馴。自漢武帝酷好神仙。標顯靈迹。乃於洞口。建立宮壇。歷代祈禳。悉在此處。東

晉有郭文舉先生得飛化之道隱居此山羣虎來柔
史籍所載乃於蝸廬之次手植三松虬偃鳳翔蒼翠
千載今殿前者是也洎大唐創業以元元皇帝為祖
宗崇尚元風恢張道本天皇大帝握圖御宇授錄探
符則有潘先生宏演真源搜訪神境宏道元年奉敕
創置天柱觀焉仍以四維之中壁封千步禁彼樵採
為長生之林中宗皇帝玉葉繼昌元關愈闕特賜觀
莊一所以給香燈於是臺殿乃似匪人工廊檻而皆
疑化出星壇月砌具體而微則有被褐幽人據梧高
士挹澄泉之味息青蘿之陰葉天師法善朱法師君
緒吳天師筠暨天師齊物司馬天師承禎夏侯天師

續苑十

廿六

子雲皆繼踵雲根棲神物表骨騰金鎖名冠瑤編出
為帝王之師歸作神仙之侶金錯標宇翠珉流芳昭
晰具存不俟詳錄其餘三泉合派雙石開扉藥圃新
池古壇書閣各有題品足為耿光鏐比際蒙聖朝疊
安藩閫縮闔之封畧統句踐之山河寵極蕭曹榮
兼渾郭緬懷斯地實邇維桑素仰真風備詳前事但
以此觀創置之始本對南方後有朱法師相度地形
改為北向雖依山勢偏側洞門其洞首陰背陽作道
宮而不可致左右崗壠與地勢以相違背洞門而不
順百靈使清泉却侵白虎致使觀中寥落難住賢能
皆為尊殿背水激衝之所致也乾寧二年鏐因歷覽

山源周遊洞府。思報列聖九重之至德。兼立二軍百
姓之福庭。於是齋醮之餘。徧尋地理。觀其尊殿基勢。
全無起發之由。致道流困窮。二時而不辨香燈。竟歲
而全無醮閱。遂抗直表。上聞聖聰。請上清道士閻仁
方遠。與道衆三十餘人。主張教跡。每年春秋四季。爲
國焚修。鏐特與翔建殿堂。兼移基址。山勢有三峯。兩
乳兼許邁先生丹竈遺跡。猶存。遂乃添低作平。減高
爲下。改爲甲向。是五音第一之方。而乃添培乳山。却
爲主案。尋即一二年內。法主兩霑渥恩。道侶益臻。常
住咸備。青牛白鹿。堪眠琪樹之陰。絳節霓幢。不絕星
壇之上。得不因移山勢。而再振元風者哉。尋又續發

續苑十

廿七

薦章。奏閻仁君道業。聖上以仙源演慶。眞派流輝。方
瑤水以遊神。復華胥而入夢。欲闡無爲之教。欣聞有
道之人。勅賜法號。爲妙有大師。兼加命服。雖寒棲帶
索之士。不尚寵榮。在法橋勸善之門。何妨顯赫。其次
畢法道士鄭茂章。生自神州。久棲名嶽。元機契合。負
笈俱來。鏐幸捐方瞳。常留化竹。副妙有大師。三元八
節。齋醮同修。福旣薦於宗祧。惠頗霑於軍俗。尋發特
表。蒙鴻恩。繼賜紫衣。焚修於此。其大殿之內。塑天尊
真人龍虎二君。侍衛無闕。其次別創上清精思院。爲
朝真念道之方。建堂廚。乃陳鼎擊鐘之所。門廊房砌。
無不更新。天風每觸於庭除。地籟時聞於窗戶。兼爲

親隸觀額以炫成功非矜八體之能貴立永年之志
妙有大師閭丘君靈芝稟異皓鶴標奇誕德星躔披
霓靈洞朝修虔懇科戒精嚴實紫府之表儀乃清都
之輔弼加以降神之地即舒州之天柱山也遊方有
志躡屩忘疲自生天柱之前駐修天柱之下察其符
契信不徒然乃此修崇實爲搜抉所謂道無不在代
有其人爰自開基至於功畢備仙家之勝槩暢聖祖
之真風遂錄畫圖封章上進奉光化二年十一月二
十七日詔旨勅錢鏐省所奏進重修建天柱觀圖一
面事具悉我國家集慶仙源遊神道域普天之下靈
迹甚多然自兵革薦興基址多毀況茲幽邃豈假修

續苑十

廿〇

營卿考一境圖經知列聖崇奉親臨勝槩重葺仙居
仍選精慤之流虔備焚修之禮冀承元貺來佑昌期
豈惟觀好事之方抑亦驗愛君之節旣陳章奏披覽
再三嘉歎無已想宜知悉冬寒卿比平安好遣書指
不多及懿夫地出靈阜天開洞宮三皇之前眞聖非
一莫非乘虛躡景出有入無雖或挂於傳聞不可知
其名氏皆分洞天而理即大滌居其一焉天柱觀即
漢以來迄於唐室修真之士繼躡清塵當四方倣擾
之時見一境希夷之趣今也仙宮嶽立高道雲屯六
時而鐘磬無虛八節之修齋罔闕有以保國家之景
祚福兩府之烝黎鏐今統吳越之山河官超極品上

奉宗社次及軍民莫不虔仰神靈遵行大道時也聖明當代四海歸心忝蒙委以東南封爵功臣兼頒金券家山衣錦兼兩道之油幢上承一人倚注之恩次荷正真護持之力元元至聖崇敬福生大道真科是無爲化致乃及身於此合刊貞石用俟後賢時光化三年七月十五日記

棠十國春秋所載此文似亦采洞霄圖志今石刻已佚無可覆

溪州銅柱記

五代李宏皐

粵以天福五年歲在庚子夏五月楚王召天策府學士李宏皐謂曰我烈祖昭靈王漢建武十八年平微側於龍編樹銅柱於象浦其銘曰金人汗出鐵馬蹄

續苑十

廿九

堅子孫相連九九百年是知吾祖宗之慶允緒繇遠則九九百年之運昌於南夏者乎今五溪初寧羣師內附古者天子銘德諸侯計功大夫稱伐必有刊勒垂諸簡編將立標題式昭恩信敢繼前烈爲吾紀焉宏皐承教濡毫載敘厥事蓋聞牂柯接壤盤瓠遺風因六子以分居入五溪而聚族上古以之要服中古漸爾羈縻洎師號精天相名妣氏漢則宋均置吏稍靜溪山唐則楊思興師遂開辰錦邇來豪右時恣陸梁去就在心否臧由己溪州彭士愁世傳郡印家愬州兵布惠立威識恩知勸故能歷三四代長千萬夫非德教之所加豈簡書而可畏亦無辜於大國亦不

虐於小民多自生知因而善處無何忽承閒隙俄至
動搖我王每示含宏嘗加姑息漸爲邊患深入郊圻
剽掠耕桑侵暴辰澧壇吏告逼郡人失寧非萌作孽
之心偶昧戢兵之法焉知縱火果至自焚時晉天子
肇創丕基倚注雄德以文皇帝之徽號繼武穆王之
令謨冊命我王開天策府天人降止備物在庭方振
聲明又當昭泰眷言僻陋可俟綏懷而邊鄙上言各
請効命王乃以靜江軍指揮使劉勅率諸部將付以
偏師鉦鼓之聲震動谿谷彼乃弃州保嶮結寨馮高
唯有鳥飛謂無人到而劉勅虔導廟算密運神機跨
壑披崖臨危下瞰梯衝旣合水泉無汲引之門樵採

續苑十

卅

莫通糧糗乏轉輸之路固甘衿甲豈暇投戈彭師杲
爲父輸誠束身納款我王愍其通變爰降招攜崇侯
感德以歸周孟獲畏威而事蜀王曰古者叛而伐之
服而柔之不奪其財不貪其土前王典故後代著龜
吾伐叛懷柔敢無師古奪財貪地實所不爲乃依前
奏授彭士愁溪州刺史就加檢校太保諸子將吏咸
復職員錫賚有差俾安其土仍頒廩粟大賑貧民乃
遷州城下於平岸溪之將佐銜恩向化請立柱以誓
焉於戲王者之師貴謀賤戰兵不染鏑士無告勞肅
清五溪震讐百越底平壇理保乂邦家尔宜無擾耕
桑無焚廬舍無害樵牧無阻川塗勿矜激瀨飛湍勿

恃懸崖絕壁。荷君親之厚施。我不徵求。感天地之至仁。尔懷寧撫。苟違誠誓。是昧神祇。垂於子孫。庶爾族類。鐵碑可立。敢忘賢哲之蹤。銅柱堪銘。願奉祖宗之德。宏臯仰遵。王命謹作頌焉。其詞曰。

昭靈鑄柱垂英。烈手執干戈。征百越。我王鑄柱庇黔黎。指畫風雷。開五溪。五溪之險不足恃。我旅爭登若平地。五溪之衆不足憑。我師輕蹈如春冰。漢人畏威。仍感惠納。質歸明求立誓。誓山川兮告鬼神。保子孫兮千萬春。

朔十八日辛巳鑄。

大晉天福五年歲次庚子七月甲子

勅畱啓母少姨廟記

五代許中孚

續苑十

卅

宗周嗣位之二葉也。命授神宗。德符昊穹。寢被武功。復乎淳風。皇教於是遐通。車書以之混同。異域咸賓。遠亡格白。環之贊嘉。祥自兆阿。閣巢丹穴之禽。曷覆燾之洪均。致蒸黎之雍穆。古由今也。不其偉歟。時有縣尹外郎彭城劉公。名渙。字廣澤。故丞相譙國公之元子也。鼎彝名家。公台令族。竒姿碩德。爲時所稱。其不_安其學以開之。高其才以文之。崇其禮以節之。敦其信以成之。臥錦爲郎。立事於文昌宮裏。握簡就列。馳芳於建禮門中。洎以清白不容權政所忌。賈誼賢而見謫。屈平忠而自遷。諒州縣之徒勞。實銅墨之非貴。有以見拘驥駮之足。淹社稷之才也。先蒞伊陽。次

宰斯邑。未嘗不稽力任以資賦庾。敷德惠以董逋逃。除暴慢以恤惻黎。示好惡以平獄訟。下車而民授其賜。涖事而吏伏其明。三年之政化大行。百里之煩苛盡去。屬我皇帝。翼翼萬機。孜孜庶政。爲下民之革弊。慮昏厲之作災。用止訛風。乃頒明詔。曰當聰明正直。以福及人者。則可以靡息宗禋。或妖回魘魅。以禍苟人者。則可以特加翦伐。式絕淫祀。永作恒規。粵是邑皇甫村有古祠者。即啓母少姨之神也。夫勝事芳猷。神通靈應。備於嵩少二室。本廟碑表載之也。斯不復書。又有濟瀆神宇一所。附焉。誠彩仗之行宮。復雷駕之別館。欒榼穹崇而特立。丹牖照灼以相鮮。杳邈虹

續苑十

卅

梁聳若龍驤之狀。徘徊雉堞。高倅矢立之形。風來而蕙帳香生。雨霽而晴軒翠滿。巋然妙績。迴跨神臯。輪焉奐焉。不可得而論也。廟貌嚴肅。明靈暗通。望之者敬。由是興祈之者。福由是集。稻梁黍稷。春秋而遂布。時羞絲竹。陶匏庭砌。而遽陳商角。是得歲時序。風雨順。生植暢。田疇開。人獲困阜之豐。里有謳謠之韻。以作景福。以助太和。猗歟。人之禱。旣如斯。神之應。又如。此。於是下以利之事。達於上。上以畱之義。令於下。班基且廓。魯壤弗加。等靈光之獨存。同甘泉之但闢。獲永薦。莫得壯祠宮。潔以祈恩。馳特牲而可進。固夫層構。任迅景以頻移。邑人牛敬贊等。欲示後生。宜刊貞

石乃爲見託。俾述斯文。中孚學不逮於古人。詞莫窮於前事。徒抽馬卿之思。強濡王粲之豪。豈敢繁言。庶存實錄。時顯德伍年歲在戊午。柒月拾貳日記。鄉貢進士許中孚撰。

重建伏羲皇帝廟三門記

宋陳翕

蓋聞聖人不世出。出必有功於時也。鴻荒之世。朴畧尤甚。雖人倫之化。既有而貴德之風。方扇天下。以大道之爲功。未有以仁義之爲用。大道判則爲仁義。仁義用則爲法制。法制立則聲華文物興焉。仁義出乎道。非道出於仁義也。仁義法制皆道之跡。聖人之功也。夫道立本於無。爲用於有。蓋可見者存乎用。用可

續苑十

卅二

見者存乎迹。迹者道之濟也。非道之本也。惟其以本求之。則至寂而無體。以用求之。則至虛而善應。以迹求之。則至利而無窮。所謂形而上下者是也。老子曰。無名天地之始。元胎未形。杳杳冥冥。遠之不可以名。尋近之不可以形詔。非探象先之原。則求知之難矣。絕於形器。梏於無爲。造之非我。理自冥化。此至寂而無體。其可見也。經爲陰陽。合爲至精。鬱爲元氣。發爲造化。而萬物制命受形。以生死代謝。其所以鼓舞運動。雷風雪霜之威。日月水火之變。付有爲於六子。收無爲於成功。此至虛而善應。又可見也。聖人既得至寂之本。以誠己。復達至虛之用。以濟物。擴而充之。發

越揮散興至利於百千萬世而無窮泯者蒙考之於伏犧皇帝用大道以王天下而見其本末體用之遠焉恭以伏犧皇帝挺生上古之初德冠三皇之首畫八卦而備萬物之象興文籍而書百世之名以結繩爲弊政而代之以書契以神化爲宜民而爲之以善法首正人倫復爲器用通其變使之無倦百姓日用而不知故君臣由之則肅而莊父子由之則和而恭夫婦由之則愿而雍兄弟由之則友而悌天下陶成於大順蓋人倫正之始也爲網罟以畋以漁爲棟宇以寧其居爲耒耜以濟其飢爲舟楫以便其涉爲弧矢以威其亂服牛馬以致其遠至乎揉木陶火鑠金

續苑十

廿四

凝土一制一法莫不由乎仰觀俯察而始立之法又有數聖繼作凶襲至堯而成及周乃備故曰法始伏而成堯又曰匪伏匪堯禮義峭峭既歷漢唐之久下逮國家之盛一祖四宗六葉承天執是法以御大有通變以盡天下之利福周四海生民享之而無窮者亦以此也於伏犧皇帝之廟嘗遣使致祠焉今之於春秋之間無遠近無貴賤不辭跋涉之勞或負戴其親以至於此禱祠進獻無祈而不應也是知伏犧皇帝體魄雖降而其神未嘗死也說者曰聖人之死曰神未嘗死未嘗生者也秦漢以來分邦國爲郡縣今伏犧皇帝之故壤莫知其所在按圖經云單州魚臺

縣之東北七十里曰新興村其間有伏羲皇帝之陵陵上有廟古老謂曰廟舍之東有畫卦之山南有古銘城北有羣仙洞中有九龍潭其古木勝槩依稀存焉居民嚴溫者世蒙其福遂罄丹衷自備已緡兼化信士重建三門一座三間玉皇堂并神像炳靈公堂并神像砌道幡竿等上以酬聖造之恩下以求舉家之慶既畢功召翕爲之記翕謏聞之學不能盡萬一聊書歲月而已

辛亥朔二十五日乙亥立碑蒲陽貢吏陳翕撰并書

碑在魚臺見山伏義陵上南宋已後地入於金後人遂以陳州畫卦臺爲陵存此以俟更正祀典者

重摹孔子題季子墓記

宋朱彥

續苑十

世句

常州故延陵也吳季子所封之地至西漢爲毗陵又至東晉爲晉陵宋齊因之隋平陳廢晉陵爲常州唐因之或曰晉陵郡自晉武帝太康二年分曲阿爲延陵至隋徙治丹徒唐武德三年徙延陵還治故縣今潤之延陵鎮是也杜佑謂曲阿延陵有季子廟非古之延陵古之延陵在今晉陵縣其說明矣而孔子所書季子墓碑歲久蓋湮沒開元中明皇勅殷仲容摹刻之大歷十四年潤州刺史蕭定重刻石延陵廟中於是俗習徒見潤之延陵季子廟而不知常實古延陵而季子之所封也崇寧元年余以罪謫守是州因考太史公書歷代地志通典圖經得其詳矣又得其

所謂季子墓在晉陵縣北七十里申浦之西。又曰暨陽鄉而暨陽隸今之江陰縣乃屬令趙士淝訪之得大塚於暨陽門外三十里申港之側旁有季子廟與史記地志通典圖經合於是表識其墓謹樵牧耕鑿之禁又摹取孔子所書十字刻碑墓上設像祠之學中以時率屬吏士諸生拜焉所以示邦人貴有德也。又備論歷世廢興與俗習之變易刻之碑下。後有君子得以覽焉。明年四月十五日降授奉議郎知常州軍州兼管內勸農事飛騎尉賜紫金魚袋朱彥記。

東坡先生祠堂碑記

宋晁公武

在昔懷忠抱義之士必於沒身之所廟食百代者豈

續苑十

卅六

惟丕功鴻烈應古祭法其高風英槩之所激勵則鄙薄化服俊秀仰止莫不波屬雲委蓋有功於風俗而人不能忘之國朝文忠蘇長公謹言直道稟自天性平生觝排邪辭譏訶秕政苟利國家出萬死不顧一生之計用是數困而終不少悔其忠義之節冠冕天下自古儒宗詞伯殆未之有也垂年歸自南海閒居毗陵雙桂坊屬疾不起吳越之人識與不識皆嗟咨出涕固宜於其地尸而祝之而至於今越六十有九年廟貌未立視古有闕焉昭德晁侯子健爲州之明年諏經考史創立祠堂於學宮實政之美者而求公武之文以記其始公武衰老問學荒落識見凡近豈

足以讚揚命世大賢之萬一。雖然，公武聞諸世父景遷生，崇寧間，賊臣擅國，顛倒天下之是非，人皆畏禍，莫敢莊語。公之葬也，少公黃門銘其壙，亦非實錄。其甚者以賞罰不明罪元祐，以改法免役壞元豐，指溫公才智不足，而謂公之后逐，出其遺意。蔡確謗讟可赦，而謂公之進用，自其選擢，章惇之賊害忠良，而云公與之友善，林希之誣詆善類，而云公常汲引之，嗚呼！斯銘若然，則公之上清儲祥精忠粹德二碑，及諸奏議著述，皆誕慢歟。公武因子健之請，伏自思念，歲月滋久，耆舊日益淪喪，存者皆邈，然後進，則緒言將零落不傳，於是不敢以不能爲辭，而輒載其事，惟公

續苑十

卅七

當元祐時起於謫籍，登金門，玉堂，極禮樂文章之選，及章蔡竄朋黨於嶺表，而公獨先朝廷，追復黨人官爵，而公獨後立朝本末，彰明較著如此，豈有他哉。昔陳仲弓送中常侍父之葬，非以爲賢，從者詈楚公子曰：隸也不力，非以爲不肖，皆有爲而發，而少公之意，或出於此，非邪。後世不知其然，惟斯是信，則爲盛德之累大矣。因述景遷生之語，俾刻之樂石，庶異日網羅舊聞者有考，且爲楚人之辭一章，使邦人歌之，薦其俎豆，百世不忘，則風槩之所激勵，俗爲丕變，家出正士，而輩爲純臣，不益熾乎。至於公之文章，天下皆知之，不當復妄措一辭，非畧也。子健景遷之嫡孫，勤

敏孝謹嚴守家法居官爲政多稱是云其辭曰
若有人兮巴山陽錦心繡口兮金玉其相擢忠節以
爲佩兮集義槩以爲裳吐辭爲經兮萬世耿光仁人
之言兮藹然清明其志修潔兮稱物也芳雖覲險微
兮詎忍高翔井渫不食兮於井何傷吳山峩峩兮吳
水湯湯平生睠戀兮魂魄游行菊英蘭露兮薦之新
堂廉貪立懦兮惠茲一方千秋萬歲兮勿怠勿忘

續古文苑卷第十

續苑十

卅〇

